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四年六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e 2024



- 散文詩專頁
- 托馬斯·哈代和他的詩作《年的覺醒》的漢譯與賞析
- 簡政珍當代詩話
- 《荒誕集》序 ● 《荒誕集》後記

202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 陳銘華主編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 向明 四面八方 三首 3
 杜文輝 我家牆縫裡的麻雀 三首 3
 王學 詛咒 3
 少沉 擬郵戳：鄞州 4
 林曉波 清明立碑 4
 楊軍 鄉村陽光、幸福的故鄉 4
 秋原 量子糾纏(2) 禮物 5
 蔣林 法拉盛是一個令人恍惚的存在 5
 陳銘華 沒有指紋的人 三首 6
 方壯霆 祇園一景、窗前聽雨 6
 老哈 你最後的日子 6

詩創作

- 張堃 蘇丹紅幻象 7
 程世農 第三季的耿直性能 二首 7
 魏鵬展 小小的園地 二首 7
 張國治 為詩命名、慾望之翼 8
 殷剛 你被春風喚醒而我還在沉睡 8
 李斐 帳篷、大唐太甜 8
 蘇楷 藍鈴木的環境 二首 9
 項美靜 神在哭泣 9
 夏露 我想擁抱你、告別 9
 蘇拉 黑洞、太極 10
 水央 跳舞的糖紙 10
 星子安娜 漂 二首 10
 桑克 關於冷的複雜性 11
 張小雲 雲心茶事 四首 11
 楊河山 木化石、1964 黑膠唱片 11
 嚴力 樹苗、未來 12
 楊于軍 曾經滄海仍為水 12
 謝勳 品茗秋夜，在清境 12
 林煥彰 斑鳩呼喚我、睜一眼，閉一眼 13
 李雲楓 清明、戰爭 13
 洪君植 無聊、死囚、答案 13
 伊沙 動物詩誌、我忘了 14
 煙村 包袱、淪落異鄉的沙子 14
 圖雅 擦地 14
 達文 飛機場、萬聖來朝、德國之角 15
 第一閑人 舊事 三首 15
 喬成 槿花之死 15
 李國七 被丟棄的房子、我願意 16
 雷默 鄉愁 16

- 王桂林 佛手花、章魚、玫瑰 16
 許露麟 361 度、黃色詩人 17
 夢楚原 未知、憤怒的月亮 17
 秋子 其實這首詩是空的、哭王若冰 17
 王性初 春寒、七月街頭 18
 古松 回首是一片悄然 18
 海石一榮 凍雨 18
 余問耕 風起了 二首 19
 吳濤 一天、陽光 19
 王學東 綠度母機器 19
 冬夢 我看出一支白燭的孤獨 四首 20
 遠方 霧濛濛 20
 饒蕾 梅西商場的長頸鹿、原諒 20
 章治萍 洪災、或天地人和 21
 于中 地震 21
 輕鳴 應許之地 22
 應風雁 被遺忘的世界 22
 游若昕 家有督學 22
 仲秋 人非人 23
 徐夢陽 深夜的海平面、鞭炮不是派對 23
 望鵬 半個世紀的你我 23
 懷玉子 詩的十四行 24
 琉璃 時間，慢慢來、潛藏的預言 24
 心水 人生如夢 24
 高潤清 沙盤狂想曲 25
 叩求思 致廢名 25
 林啟 正月十六 四首 25

翻譯·評介

- 簡政珍 簡政珍當代詩話 三則 26
 岩子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詩 26
 桑克 南希·塔卡奇詩選譯 27
 馬永波 大衛·貝克詩選譯 28
 老哈 因為我不能為死亡而停留
 ◎艾米麗·狄金森 29
 夢楚原 托馬斯·哈代和他的詩作
 《年的覺醒》的漢譯與賞析 30
 阿黛 讓我們回到語言本身 31
 秋原 《荒誕集》序 33
 陳銘華 《荒誕集》後記 34
- 詩訊 封底裡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陳聯松 (北加)
 王鍵 (北京)
 申初 (紐約)
 水央 (羅德島)
 阿黛 (麻州)

網站、微信

公眾號編輯

蘇拉

■向明

四面八方

我們的四方八面都是海，那些從四面八方聚攏來的洶湧海浪呵！好像非常友善地想把我們都一起拖下水去，成為它們聚眾起哄的一份子，和它們一起對這個美麗善良的島，為非作歪，可它們卻又始終無能為力，最後都一哄而散成為泡沫，絕對不與我們共存亡！這樣的盟友呵！真都是非常地居心不良。

你病了嗎

一隻黃雀飛過窗前看我一直埋頭在寫詩，連它那麼美美的飛過，一點也沒抬頭一看的打算！它有點不解的樣子，不免奇怪的對我發聲：

“你病了嗎？這麼吵鬧！這麼的紛亂！地雷都快要埋在你的床前，難道你一點也不聞不問？寫那些不痛不癢，有時還會令人發嘔的詩！究竟有何用處？”

我大概真的已經老而無用，除了詩這點並無大用的鎮靜劑，還能使我苟活一陣子！

真正的自己

我不知道要如何使自己成為真正的自己，不是強悍的張三！不是懦弱的李四，更不是狡滑的王二麻子！

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變成為真正的自己！然而，即使我使盡全身吹灰之力，或縛雞之功，也無法不是張三，李四或王二麻子。他們的陰影一直不請會自動依附我體！

這年頭要稱聖稱王，成精成怪，才能成功！在這時代，已經凜然是一種成名風氣！這全不是我所希罕的顛倒夢想，我永遠只想做我真正的自己！

2024/3/31

■王學

詛 咒

兩座舊公寓樓之間，黑電線像陰謀一樣交織著；兩個空調機之間，巨大的、紫色的黑夜膨脹著：這是我的居所。每天夜裡，我有一個家庭。每天夜裡，喬裝者們闖進家門然後在這裡築巢。而我永遠躺在虛假的愛的懷抱裡——自慰的性愛，或者偽裝的幸福。我躺在這裡，錫罐、口水、百葉窗和燈泡之間，不管他們活著還是死去。我生來躺在這裡，看見緩慢吞噬這裡一切的酸雨，看見鞋帶和雨中的牆壁，看見熔化的身體、像微波一樣消失的聲音。我的一生就這樣過去，我躺在這裡。當氯化鉀的積液把春天喚醒，我依然躺在這裡。

2024年寄自北京

■杜文輝

我家牆縫裡的麻雀

這是兩隻老麻雀，翅膀已經破敗，頭有些禿。它們的子女已各奔東西。它們戀著這樣的舊窩巢。

它們躲過了風雨、彈弓，躲過了鷹、鷓子、蛇和貓，躲過了大雪天裡的篩子、繩子、門板，躲過了疫情，開始爭吵、打鬥，柴草紛紛，羽毛紛紛。

它們吵鬧了整整一夜，天亮時才休息。

和你一起看天鵝

一隻白天鵝落下，是一片白羽毛，我擔心會被風吹走。我也擔心是不是空中有鳥在打架。

兩隻白天鵝落下，是兩片白羽毛，我還是擔心會被風吹走。我也擔心它們是不是在逃亡，私奔。

四隻白天鵝落下，我知道天空在下雪。

7月28，

在西安原點城

我睡在大地上，
和漢景帝、晁錯在同一張床上。

2024年寄自甘肅

創刊 35 年 散文詩專號徵稿

自本刊設立散文詩專頁以來，頗受歡迎。經詩人們建議，我們定於今年 204 期 12 月號另增印一冊散文詩專號，即日開始徵稿。沒形式限制，凡詩人自認為以散文句法創作的詩皆可投稿。截稿日期為今年 11 月 30 日，來稿請寄：

nworldpoetryedit
@hotmail.com

■少況

擬郵戳：鄞州

冬瓜的時間不在臭冬瓜裡，春山的旨趣也不盡在春山。他在私教們陪伴下，頂風回首，不時朝你做個鬼臉。怎樣的前程！

天氣預報輸了。我們猜這是最小的副作用：比針眼更細膩也更無聊的，莫過於髮絲穿過，絲毫無損刻在上面的箴言。請你認真重複自己的臺詞，第二遍聽上去往往有點熟悉，卻又真是不同。商標，大背頭（你很背，背著烏亮的雲，最後一級臺階踩空），黃泥螺的臉色，報紙捲成筒，在港口無所事事。我們無法猜測他的進一步動機，但斷電的日子如何加足馬力？

船訊。疊成你的肩形。瞎子敲著手背上的小鑼，歎今夜月色淒涼，不如早點收攤。

那裡確實有一條仰天長嘯的狼狗，眼神哀傷，籠罩腳下的土坡。

櫃檯太高，湯煑子過於橢圓。此時，他們席地而坐，圍住繼電站的火盆。去夜空取炭的人三三兩兩回來，報告山後的消息。不壞，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是幸運一組。他開口了。

“你把我的匣子拿來。現在是差十分新聞。不用到處去找，你看破漁網。你看梳中分的夜。”

2023年寄自南京

■林曉波

清明立碑

一、
方正的石頭，不怕暴風驟雨。
等你，就堅守在這裡。一分一秒，要等待多少個日夜？
我說的墓碑，就是一塊清明的石頭。在沉重中沉默，在沉默中洶湧。
清明雨，楊柳輕拂，春燕呢喃：不流淚，不喊痛，就是一塊好石頭。

二、
沉默，默哀。誰說石頭沒有語言？
清風遇見石頭，一定會堅定不移；鋼鐵敲打石頭，一定會火花飛濺。
堅硬的石頭，表面上沉默寡言，卻叫得叮叮噹噹。
若你虛懷若谷，就有響亮的回音。

三、
好的詩，不是鴻毛。是墓誌銘，就要深刻。
公認的墓碑，還挺立在心中。不簡單的姓名，一筆一劃從不含糊。
可是，我在遠方遙望。敬仰，卻低下高貴的頭……
立正！就是一塊活碑。

2024年寄自成都

■楊軍

鄉村陽光

你是一線陽光，我是一米陽光。
一線陽光照在我的農家親人們身上，他們正俯身在被水覆蓋的稻田和河岸間，大汗淋漓，或者汗如雨下；一米陽光照在山尖山巒，照在雨水和葉叢中，我就是那麼輕輕的一抬頭，就偶然看見遠處的一線陽光下，桃花紅了，梨花白了！一線陽光包裹了夏日赤紅的雷鳴，微笑著撫摸挺拔的樹；一米陽光脹滿我的眼瞼，那一束束平靜的火焰就是一叢叢散發著奇幻異彩的希望和未來，而陽光已經由一米一線折射成一束一縷……
在一米之外的遠方有我熟悉的詩和散文，在一線之外還有讓我迷醉的鄉村之歌，那是我親愛的父母安詳地休息的地方！

幸福的故鄉

這是抱成一團的幸福，遼闊著奔向遠方……
他們中有人突然跑來，這是歡樂的和快樂的小村圖騰，數億光年外不可瞭望的外宇宙之夢想。而我是還在盤旋著尋找，無病呻吟著孤獨的時光，故作誇張著相對痛苦和痛楚，於南方，向北方。
這是小村暮春的幸福時光。有深紫的，變幻透明的；有嫣紅的，紛擁深藍的，形色各異的各種顏色啊，牽手了故鄉的熱戀之花，在田野裡，在春風中，在枝梢上，隨著微熏的風含苞待放，飄蕩清香，傾一片蔚藍在天空下，在麥田上方，在村莊上方，在母親燃起的炊煙上方……
如我們所知、所願、所感、所想！錯落出山中的落英繽紛，轟鳴出騎著摩托車的小伙子的吼叫，從鄉間小路疾馳而過，從蔚藍色的海域疾駛而過；從有城市潮濕街道的巷口疾馳而過，從我們幸福的故鄉之戀裡疾駛而過……
一樣的幸福之光，一樣의熟悉而不陌生！
故鄉，與幸福有關的地方！

■ 秋原

量子糾纏 (2) 禮物

情人節前一個星期，我給她準備了禮物。

我記得我們剛開始認識她就告訴我，她從來都不在乎什麼名牌不名牌。

我說：“因為你本身就是名牌。”她笑笑說：“不是啦！我只是覺得不須要用那些東西支撐自己。”我給她買了一個桌面型空氣過濾器。

（她睡覺有時候會咳嗽。檢查多次也沒有發現肺和呼吸道有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家裡養貓或者是空氣的關係。）

我用禮物紙把空氣過濾器的箱子包裝後把禮物藏起來。然後開始猜想她會送給我什麼禮物。我想，她應該也同樣的在猜我會送她什麼禮物。

到了情人節，我們互相祝賀情人節快樂。她在家裡做了豐富可口的晚餐，還有酒。

飯後我說：“親愛的。我有禮物送給你。”

她說她也有禮物要送給我。

我把禮物箱子拿出來。她也把送給我的禮物拿出來：是一個用禮物紙包裝的小盒子。

我請她猜我送的是什麼禮物。她前後左右看了一遍然後說：“廚房用的？”

我搖搖頭說：“不是。”

她繼續猜了幾樣東西像平板電腦、花瓶、背包、運動鞋……她很快就猜不下去。

我請她打開禮物箱子。

當她看到是空氣過濾器的時候，她緊緊抱著我親吻說：“謝謝你！親

愛的。你是擔心我的咳嗽嗎？你真的很貼心！很貼心！”。

然後她要我猜她送給我什麼禮物。

我故意說：“蘋果 15？”她搖搖頭：“我知道你不會想要的。”

我猜了幾樣東西像手錶、錢包、太陽眼鏡、手機充電器、電動刮鬚刀等等。她一直搖頭，最後她請我打開禮物。

我打開盒子：是一瓶古龍水！

（很多年前我曾經用過一陣子，不曉得什麼原因後來也沒有再用。）

我說：“謝謝你。親愛的。”同時也開玩笑地在自己身上嗅了一下，“你覺得我需要嗎？”

“親愛的。你是不需要的。可是有些時候，一個男人除了品味，再加上一點香味，就會比抹了香水的女人更吸引女人！”說著她從我的手裡打開了古龍水，一邊拿著一邊伸手到我的領口；臉上帶著一個既性感又吊詭的微笑說：“要不要來一點試試看？”

（也在這一瞬間，我忽然想起：家裡的貓呢？整個下午到晚上好像一直都沒看到牠。）

加利福尼亞·2024·春

後記：“薛丁格（一作“諤”）的貓”（Schrödinger's cat）是一個量子糾纏的思想實驗：封閉的箱子裡放了一隻貓，箱子裡有一瓶毒氣，瓶子可以被打破，也可以不破。貓有可能被毒死，也有可能不被毒死。牠是處於一種生與死的多種疊加態：可以是死也可以是活，也可以同時是死也是活……（即量子疊加態。）只有在打開箱子的瞬間，才知道貓是處於死或活的經典狀態（即量子塌縮）。詳情可搜索 Google、雅虎、百度、網易等

■ 蔣林

法拉盛是一個令人恍惚的存在

在法拉盛，想到王安憶小說《一把刀，千個字》。因為紐約的這個區，華人為主、中文滿街、沉澱的多是故國故事。

春節、舞獅、廣場舞……這些符號都是可以想像的，作為一種元素，它們在法拉盛的基因裡已經無法剝離。它們與大教堂、街頭郵箱、黃皮出租車、警局和消防站以及政府機構，相融相合，恰如“將泥人兒摔碎／用水調和／再塑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在街角，不一定能遇見電影《甜蜜蜜》中的張曼玉，但迎面碰到開美甲店的知名網紅女孩，也是說不定的事情。

新華書店、工商銀行、川味館，這些熟悉的招牌令我恍惚，以為是自己一不小心帶過海關的泥土，抑或是萬里迢迢隨風飄來的蒲公英的花種。

在法拉盛，我看見規矩和秩序之下的華人、白人與黑人，看見漂泊與紮根，看見融合與和諧。如果時間允許，我想，我也能夠看到滄桑、艱辛、淚水和熱血。

我還應該看到，從故鄉到異鄉、讓異鄉成故鄉，這種了不起的事情，只有漢字喂養的身體和靈魂，才能做到。

■陳銘華

沒有指紋的人

如果不是經過指紋採集器的科技驗證，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道行已經到了顯隱無跡可尋這一級數！十根手指幾乎被那一板一眼的入境人員擦拭了不下十次，手掌翻來覆去也查看好幾遍，卻偏偏不肯換另一部機器，例如定形儀甚至照妖鏡之類來試試

看到那貨驚疑慘白的臉色，他差點笑了出來……如果不是同行友人已等得太久，又有點擔心法術會不會時靈時不靈？相信他一定會與這根四方木頭繼續糾纏下去

2023年11月12日東京

時空穿梭機

果然，這就是密碼，一輸入，手機和巴士便相互加持，回到逾半世紀前的《金閣寺》——那跌宕沉浮的火光，從第一頁燒起，燒過天邊燒過人群燒過樹梢一直燒入水中，愈燒愈炫愈泣

小沙彌燒得淒美，燒得我直到西貢解放後猶能將餘燼賣到舊書攤去——那撲朔迷離的火光，就是隨時啟航的能量麼？至於誰是三島？誰是領航員？誰是我……不過都浮游在控制室裡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2023年11月16日京都

心得

夜遊祇園，唐朝的月亮詭異地貼在天空上，彷彿聽得見有腳步聲……良久，一張敷滿厚厚白粉的臉從街角搖搖擺擺地飄過來，若有色若無色

過去現在未來皆不可得，若非有想若非無想的我，一腳踩在大紅燈籠的黯淡燈光中，一腳卻踩向繁花之外

2023年11月16日京都

■方壯霆

祇園一景

輕推窗戶，眼下一路青石，遙指清水古塔。七彩的和服穿梳往來，成雙成對

朝陽引來滿天彩霞，令含苞欲放的桃紅早櫻，頓然失色

2024年3月15日京都祇園

窗前聽雨

冬雨潏潏，輕風瀟瀟。拾階而上的香客，擠擠攘攘，遠山綿綿，綠油蔥蔥。清水寺的櫻樹靜悄悄，含苞但堅決不放，嚴重錯誤了過客的花期

2024年3月16日京都祇園

■老哈

你最後的日子

我不想死！你說，帶著哭腔。我看見了你眼角的淚光。那天，醫生最後無力地說出，一切可以想到的辦法都已經試過了，已經是無能為力，無法治療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輕輕的擁抱著你。

你體內的疼痛日逾一日。止痛藥早已換了好幾種，劑量也越來越大。

我看在眼裡，精神上也隨著你的身體一起受著折磨。

我試著解釋，曾經讀過的佛經，看破放下，死亡即是終極解脫。

你離開的前夜，對我用手一指，說你想通了，嘴角微微顫抖著一翹，拋出一個美麗的媚眼！

就這樣，第二天的凌晨，你安靜地離開了你所熱愛的世界！

後來，不記得是多少時日以後，我大醉一場，夢中見你在天庭，仙女風姿白衣飄飄，附下身來向我告別，然後化作一顆明星，一條光線飛逝而去，消失在遼闊深邃的黑夜盡頭！

2024.2.17.01:27

■張堃

蘇丹紅幻象

晨光下
蘇丹紅幻影繚繞
微風輕拂，薄霧瀰漫
陳年樹苔
正悄悄述說古老的故事
此時，紅色的光芒
魔法般璀璨耀眼

你是幻夢的投影
舞動幽靈的碎步
追隨你的身影
卻在虛幻的迷城
頓失方向
現實與幻象
也旋即在你眼前
交織成一幕抽象的構圖

你是魔法
也是覺醒的投射
我們試圖理解
視覺與味覺的饗宴
卻只能感受你奇幻的召喚
而食品與染料
終於搭配在一起了
荒誕在蘇丹紅間蠢動
恐怖手法令人驚嚇不已
世界佈滿未知的奇觀
許多人只能靜靜地凝望
太陽染紅的天空
血紅的幻象
讓我們重新領悟顏色的意義

想像一下吧
用調色盤中的顏料佐餐
再用混雜恐懼的幽默
抗議餐桌上的美食
絕非喜劇的慣用台詞
苦笑過後
眼角浮出的泛淚紅光
才是無言的內心獨白

■程世農

第三季的耿直性能

天高得沒有了邊界
全部的藍收拾好的天空
雲朵被藍色驅散
遠去的雲朵，沒有了背景
天也顯得孤獨，流淚的對相沒了

雲去天空，藍色的背景直接射下來
高溫還在，防空洞裡還有人去納涼
瓜子殼在洞裡來了例假
有杯子相碰，舞曲陪伴腳步
恆溫體鉚在洞中，在沒有陽光的地方奔走

離席的鋒芒，果汁扎來
西瓜放假，房門內復寫作業
九月一號上學，設備帶來潤滑油
不便的秋風，對看眼睫毛已經出力

一部秋天的樣子

變涼的季節更替，秋天穿著夏天的綠袍
一季西瓜瓢，就是瓜的內臟
甜水系激活了肉體機器
平恆器和五官的淚水
流出來的血體晶鹽，訴說著幾何圖形的命運

肉閥門的中央，控制設置需要降溫
雲朵包天，雨淋心門
秋葉離場說明書，淚水和霧相連
基本的冷風奔來收場
往日的天早要求，澆命多舛應放早季

季節更替的行為舉止，沒有急速一說
平穩過度，相伴歲月舊版本
原圖標準，被時光用主題推進
時光匆匆，秋天深度有了專屬

2-9-2022

■魏鵬展

小小的園地

毛巾溼了，發臭
塗了些洗潔精
晾在當眼處
你不迴避溼臭
屋前有一塊泥地
你種了果樹
養了瓢蟲
綠油油的葉上
你嘗試發現一點紅
小小的泥地
有綠草，草葉嫩嫩的
你在聽蟲聲

2024年4月30日 深夜

躺在雪上看北極光

過年了，但你沒有
買新衣
熟悉的地方
有年關，有重複性
很高的禮俗
聲音太多，聽不到
寧靜。天空太亮
無法找到星星
你走到陌生的地域
躺在雪上看
北極光，看星星
你對著黑沉沉的
夜幕許了
多年無法實現的夢想

2024年2月28日 深夜

■張國治

為詩命名

今春所寫的詩
尚未命名
魚卵尚未哺育

年後一場豪雨
無須命名
野花意亂情迷，僅
開一次花果
無須命名

擦乾所有情緒
下一場融雪無須命名
失序脫軌的星星等待回家路途
等待一場躁動的革命

不寐的探照燈
不寐的海
不寐的月光
不寐的星星、海峽、濤聲
等待命名

慾望之翼

你如何能被擠壓
單薄消瘦如此？
歲末冬盡
在一本浩瀚沉重之書
慾望被緊壓成
一片輕得不能再輕的薄翼
不再昂首
不再吶喊
不再飄揚飛舞
默默承接
一種無言的安靜

2024年寄自台北

■殷剛

你被春風喚醒而我還在沉睡

——紀念一個朋友的離去

我仔細擦去母親照片上的塵土
走向墓園的出口
卻被莫名的心流牽引
再次回到祖父母的墓前
將他們的照片也擦拭了一遍

經過另一排墓碑時
幾個祭掃的人正在閑聊
無意聽聞的隻言片語
姓名那麼熟悉
陌生人在為你哀嘆

我的朋友啊
你是否想通過如此婉轉的方式
告知我
你最新的消息
你終於脫離了人間的大夢

春風每年準時路過這裡
喚醒一些夢遊的人
動物們還在酣睡
只有偶爾發出的咀嚼聲
混合著夢囈

5月10日上海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tchanw@gmail.com

感謝 于 中 \$100 **支持**

■李斐

帳篷

鮮豔顏色各樣帳篷
不要以為這是蒙古草原
在世上頂尖校園豎立
年青學生就此紮營
他們張開冠冕標語
在世間名城街頭
星光月色下露宿
多麼羅曼諦克呵
請問如何解決那二便
小事一樁怎及為弱小而挺身
年青人血氣勇氣衝破了空氣
對與錯善與惡皆書本上名詞
披上格子頭巾請問演譯什麼
對猶太裔友好為何賦予難題
警察先生請站在一邊
且聽口號和歌唱虛無的不平
太多精力發洩最佳方式行為
如藝術性多樣化的表現
看誰有深厚慧根去賞識
這樣的課程豈不比
翻書過癮

醬缸詩：大唐太甜

西安近日甜到竊肺
糖糖糖大街和皇宮
長安都城四圍皆是唐廠
西域國仔來朝弱小番邦
靚女們歡迎都穿上古裝
怎解唔著暴露三點泳衣
美人計設局迷死這班鬼佬
兼用銀彈出手唔怕佢唔撈
可惜老番學唔識三跪九叩
皇上和娘娘戲癮半價折扣
重價一齣大戲如此冇厘頭
張燈結彩官吏密佈有辱盛唐
這幫天朝假貨不知何謂荒唐
昭陵墓內在媽媽厲聲對強盜
唯有國外正牌唐人街人聽到

2024年寄自紐約

■蘇楷

藍鈴木的環境

一片藍鈴木，有人相信佛法，寺院因為內心初始了聯盟：我估計禪坐，也呈現在某時某刻，是修習想要的樣子，預見之事，並且

很渴望：鐘鼓之聲，像整潔的典禮

當泥土充滿了顏色，一些根滲出了彩繪，如同一艘獨木舟
在拋錨地，游蕩，手持著繩子的

形式，以至於也說不上，你很卓越已然彼岸一樣相似，芭蕉葉鮮綠

對應主題的異己者

對應主題的異己者，白色花

有一點值得注意：花園，沒有死但是也存在紀念碑，綠色的營地多麼廣闊，春天像一所房子

玻璃，若非漆黑中的物象，打開很想什麼形狀的窗戶，好似多層的樓梯，扶手：可以攀旋轉登身體，升起許多，臨近天空

這冷凍的鏡子，遮住了一扇門
夢囈，也不是為我一個人，游蕩

早晨的遺產洞悉了，並不孤獨

寂寞沒有你擺弄鈴鐺：搖響眼睛四周的黑暗：沒有遭遇，人們傍晚，一度照耀中的面孔很模糊

2024.4.9 寄自天津

■項美靜

神在哭泣

酷暑加速了死亡的腐爛
蚊子蒼蠅便有了果腹的食物
飢餓的人類吞噬著戰爭的苦難
鴿子亦嚼著哀傷的滋味

被炮火炙紅的落日
燒烤著荒漠
隨黃昏一同昏暗的約旦河流動著血色
這剪影如此時我的心境

從沙漠到荒涼
預定論與自由思想
種族與民族，純粹與納粹
被蟲蟻啃食過的熟栗，爆裂
我的腦袋，空空

炮彈坦克火箭衝鋒槍
一粒粒滾燙的沙子
在戰靴和鋼履下呻吟喊痛
被灼傷的斷翅叨著羽毛飛去

廢墟下一隻斷臂的手
向上舉著
獻祭
嬰孩的血

叩問
怎樣才能還人類一片寧靜的藍天
怎樣才能還約旦河一汪清水
在劫難中感受生命的美好

此刻，手中的筆
猶如十字架上的鐵釘
刺透我的掌心
被猶大吻過的臉仍餘貪婪的渣滓

2024.01.10

■夏露

我想擁抱你

幸福的人，我想擁抱你
分享一點幸福
傷痛的人，我想擁抱你
分擔一點傷痛
年輕的人，我想擁抱你
感染一點青春
年老的人，我想擁抱你
感受一點智慧
奔跑的人，我想擁抱你
和你一起加油
靜坐的人，我想擁抱你
傾聽你的心聲
我需要無數的擁抱
我不想在風雲變幻的世界
獨自束手就擒
向隅而泣

告別

黎明的第一縷光線刺破黑暗
你就應該告別昨夜
無論夢多美都要醒來
這是無法商量的事情

可是醒來多好啊
太陽很快升起
河水將在陽光下泛起金波
鳥兒將唱起嶄新的歡歌
疾駛的列車也都有清晰的方向

想到這些之後
請用甜蜜的方式
告別昨夜
畢竟有些人事甚至不需告別
已漸行漸遠
不動聲色

2024年寄自北京

■蘇拉

黑洞

為什麼她撕咬著空氣，
為什麼
他斬下嬰兒的頭顱。
為了意義，即使殺人或死去，
如癡如醉，填塞心的黑洞。
為了意義，用淤泥
堆砌想像的自我。

去愛更高的事物。
智者說，自我才會消散這愛中，
如死去的鯨魚，無盡沈落，
化為大海。
而歷史，國家，民族
高於最孱弱的生命嗎？
我觸碰的花瓣，閃爍的香氣，
如此逼真。
高於我飄渺，而唯一能肯定的存在嗎？

荒蕪中被割下又長出的頭顱，
晚風邀請灰燼的舞蹈。
我會愛你，
像落日中的蝶翼一樣久，
像走過一座融化的小石橋
一樣久。
讓虛假的信念落盡，
只在幻象中，
才有你，與我。

太極

黑夜是更深的白晝
月亮卻並非太陽的回聲

當我沈睡，是誰在呼吸
回憶起自己，當你蘇醒

我可以，展開最絢爛的黑暗

■水央

跳舞的糖紙

小時候
很喜歡吃糖
用過的糖紙
捨不得扔
仔細用手慢慢展平
再小心翼翼
逐一夾到
不同書頁中合上
過一陣
再打開書
一張張欣賞
隨意取出一張
壓得又薄又平的
塑料糖紙
放在手掌上
柔軟的糖紙就活了
自行首尾相連
捲起來
抱住自己
滾入空中
翻飛飄舞起來

2/23/23 桃花島

如果你害怕死亡

於是世界在雨中消失
當愛人忘卻自我
黃昏般融入彼此

那些饑餓的星星，永恒
在呼與吸的間隙

但玫瑰背叛了她的芳香
你空缺的地方
現在繞滿帶刺的詩行

■星子安娜

漂 (五)

來的時候雨竟停了
走的時候風卻不止
來的時候一片雲彩
走的時候一池波瀾

心願亦如棵棵橡樹
或護城的綿綿河流
隨風搖曳隨波蕩漾

一個人是一座城
一朵花是一顆心
春風醉了，春雨醉了
我留下詩意
我收獲星辰

漂 (七)

靜靜地來，靜靜地走
難以錦衣還鄉不再風華正茂
手裡只有羞澀的幾本詩集
雨中漂著一顆不變的初心

白天以茶代酒
黑夜以詩當歌
遇見即是緣分
分離亦識鄉音
千山萬水閱盡
風景這邊獨好

悠悠地來，悠悠地去
白帆是思的信箋
彩雲是夢的衣袖
悠悠地來，悠悠地去

■桑克

關於冷的複雜性

冷的複雜性
並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
事實的陳述問題。我說不出烏鴉的好話，
壞話也說不出。

把事物分好分壞
其實就是簡單化。毛病不是一天染上的，
冰凍三尺有時只需一日之寒。
跟你講你未必明白。

跟你一說就明白了。
不同的你具有不同的嗅覺，
而我沒有嗅覺也不意味著我能置身事外，
冷就不找我的麻煩。

這幾天升溫，
零下十度左右，但卻凍手。
裸手拿著手機哆哆嗦嗦。過年零下三十
五度，
裸手拿著手機異常穩定。

與心理什麼的無關。
事實就是如此，民諺所謂“凍人不凍水”，
所謂與風有關——有人分析——
風如錐子。

有人分析與融雪吸熱有關。
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吧。我只知道冷的複雜性，
升溫了未必就是春天——
ChatGPT，你怎麼看？

2023.02.08.13:17:22 哈爾濱

■張小雲

雲心茶事

搶鹽這事
再次檢測出
國民性依然呈
陽

聊到三峽

他憤慨地指著我
“沒有三峽
你還是長江嗎”
彷彿我叫長江我就是長江
還好，他接著指向自己
“就像
沒有那個大幾彎
我能叫黃河嗎”

開 關

如何在腦子裡成像呢
一片空白呀
指導老師對下面的人說
那關掉再觀
那人眼睛擠了許久說
腦子裡還是剛才那些雜亂圖紋
怎樣才能關掉重新來呢
“睜開眼睛”

草船沒借到箭

海葵引發的台風雨
電視裡說短短3天就破了
七十年來九月份的降雨記錄
特意拿到陽台外沿的
兩盆碰碰香
土居然還是乾的

2023年寄自福建

■楊河山

木化石

石頭的樹。樹即是石頭。
比石頭還堅硬。

與這棵樹結緣，這意味著，
可能來自億萬年前，
白堊紀，侏羅紀甚至寒武紀。

樹木清晰的紋理——，
每日撫摸，靈魂出竅。

此刻，我就站在這棵樹前。
瞬間即永恆，我是石頭。

我變成了這棵大樹。
如此古老而蒼勁。我快樂地哭泣。

1964 黑膠唱片

歌聲從世界盡頭傳來。
1964年錄製，或更早。
有人在歌碟裡唱歌，聲音如此美妙，
六張黑膠唱片時空旋轉，
密紋中，有我不知道的世界。

時間過去了六十多年，
而此刻，歌者早已辭世。
唱不盡人間苦樂悲歡，
這些黑膠唱片深處，的確有人在唱歌，
歌聲彷彿天籟。

2024年寄自哈爾濱

■ 嚴力

樹 苗

一旦爆發
就難以反省進行中的戰爭了
纏滿繃帶的
都被逼成了伺機反撲的動物

可能會有一些旁觀者在想
必須敦促戰爭馬上去見和平
坐坦克去也是可以的
只要卸掉所有的彈藥
並在炮管上插上一朵玫瑰
不坐坦克當然更好
就在掩埋了它的土堆上
種上一批樹苗
此後的生長就會把鳥叫聲
一寸寸地托到更高的空中去

問題是
如今暗中參與戰爭的旁觀者
多於還沒種下去的樹苗

未 來

既證實不了
是被誰放在地球上的
又對偶然進化出來的說法
感到簡單乏味
主流宗教
也無什麼新意可言
唯有想像力
能讓我繼續信仰它的
包羅萬象
它會在心理途中
陸續描述出冰山的
另幾個角
而最近的那個角上
機器人已在實習離開人類之後
無限寬廣的未來

■ 楊子軍

曾經滄海仍為水

——扎西的故事之八

十七歲離家，扎西不想像父輩被綁在田地上
從此他一直在路上
他似乎永遠在路上
內心有某種東西驅使他一次次出發
儘管他仍然說不清他在追尋什麼
十七歲的夢
他相信它就在某處
——待他看見
就知道自己到達了

就像他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樣的女生
遇見就一定會知道
他見過的總是具有他理想的某些特質
但又不完全是
好像把這些人組合起來，重塑
便會得到佳人

二十多年過去
他沒有停下來
依然豪氣蓬勃 暗戀他的同學早已嫁人
孩子讀中學了
他還是一個人

他想自己身上很可能流淌著游牧民族的血液
在南疆縱馬，自由馳騁原野
生命原是可以這樣自由不羈
淋漓酣暢
在雪地舞蹈，不需要音樂，他自己就是音樂
喀納斯河上的一段漂木
“早日抵達另一個夢”
天鵝在納木錯湖上展翅的瞬間
塔里木胡楊金色的震撼
冰川來自遠古的信息 生命之源
禿鷲散去 留下一具肋骨
彷彿磨得發白的舊籬笆

一人一狗 穿越無人區
未知吸引他，更多挑戰

■ 謝勳

品茗秋夜，在清境

窗外，合歡山
黝黑堆疊的秋夜
星光果然清涼

品茗的雅興
登高兩千公尺
羊角村民宿裡
茶會正圍著一方
長長的米灰色桌旗
在談笑的溫度中醞釀

奇蘭岩茶的氤氳中
蘭花香幽幽
徘徊在茶盞
在啜飲瞬間的眼神

層層卸下
盤旋上山的勞頓
舉杯相敬，幾番後
塵囂褪盡
已然顧不得咖啡因
是否準備
撐起一夜清醒的夢

更值得期待
才是感到自己真正活著
看過沙漠、海邊、湖上、雪地、
山頂的月出、日落
南迦巴瓦日照金山
色拉寺帕崩崗的晨曦
阿里古格遺址上的星空……
仍然期待不一樣的日出日落

他希望走不動的時候
這些畫面將陪伴他

他已經想好遊記的名字——
曾經滄海仍為水

■林煥彰

斑鳩呼喚我

斑鳩呼喚
我的童年，我的童年
在農村種田，
學著插秧
也把自己，插在
稻田裡，
我就一直待在稻田中
也一直在野地裡，有事沒事的
就和斑鳩玩；
斑鳩也是，有事沒事
也最愛找我玩；
牠會自動
呼喚我，我們就會
一直玩在一起，
現在也是，我們還是
經常玩在一起，一直一直
牠會從老遠老遠的鄉下，
呼喚我
讓我從老遠老遠的，
甜甜的夢裡，快快回到
童年，再次和牠一起玩，
玩著S，玩著
最開心的童年……

2024.05.14 研究苑

睜一眼，閉一眼

我出生時，一身不掛
什麼都沒有；

日和夜，
太陽和月亮，是宇宙
天地的眼睛，自古習慣
睜一眼，閉一眼……

2024.05.16 九份半半樓

■李雲楓

清明

有人在樹梢上行走，青煙漫過雙膝
有人在針尖上站立，赤足發出輕微的顫抖
他們高高舉起雙手，等待一把裁紙刀的反覆切割
他們微笑著，唇間吐出五彩寒氣
有人穿過平滑的玻璃，一聲哀婉的嘆息
被凍結在突然變得冰冷的窗紗之上
有人坐在茶杯邊緣，看著旋轉的茶水發呆
他從去年就坐在那裡，他從未移動
有人懸掛在屋檐下，黑色長衫直垂地面
有人睡在鏡子中
有人被一枚枯葉壓入塵土
他一次次抬起頭，再一次次垂下
青草長滿他的雙耳
有人坐在一張紙上，火焰沿著邊緣蔓延
有人坐在井中
有人將帽子高高拋起
直到飛鳥開始在裡面築巢
有人在輕聲敲門，有人
剛剛離開

戰爭

那些人離瘋狂還有七天距離
你還有機會躲開他們
第一天你要潔淨自己，將所有塵土留在水中
第二天你要剝離皮膚，把它們放入火內
直到所有氣味都被燒盡
第三天你要割下舌頭，將它連同聲音一起鎖入密室
第四天你要用鐵水封住耳朵
第五天你要將體內的血液導出
但你不能用刀子，金屬會留下無法清除的印記
你可以用牙齒，要在它們脫落前的三分鐘內
第六天你要從記憶中抽出你的名字
你要忍受住巨大的痛楚，並且要非常小心
你要將它帶到湖邊，埋在一棵樹下
第七天你要你要取下你的眼睛
你要將它們放入黑色的盒子內，然後
你要坐在房間中央，你要屏住呼吸
直到他們離開

■洪君植

無聊

人咬老虎和
老虎咬人
什麼更好玩
無聊透頂的話題
因人制宜
各有各的答案

題外話
我覺得
人咬上帝
應該是
致命的開心

死囚

獄中
一個死囚在彈
理查德克萊德曼的
鋼琴曲《回家》
另一個死囚在打領帶：
明天或許會上天堂
媽媽今天來看我

答案

人類的文明
一天比一天進化
地球上的資源
越來越匱乏
戰爭還是不斷進行
這與高明無關
有點常識的人
都會有
精準的判斷

2024年紐約

■伊沙

動物詩誌

比我早起一小時的
貓小白在窗下
看風景
窗外一片寂靜
不聞鳥鳴
我湊近小白雙耳時
發現它們
全被收入其中

我忘了

席間談及巴以問題
楊黎和張小波
爭了起來
楊是以方
張是巴方
我沒有亮明立場
（當時有立場
如今反而沒有了）
但也沒有和稀泥

當時所有的
爭論之言
我只記住了
張小波說的一句：
“恐怖主義
是窮人的原子彈”
如果這話是原創的
張就太牛逼了

楊黎的動氣
差點離席而去
我也很欣賞
覺得詩人
當如是哉

2023年寄自長安

■煙村

包袱

只有這時你才覺得
古道西風枯藤昏鴉並非歷練財富
而是背負越多的包袱
只有這時你才想卸掉它
卸掉這些天山飛雪和渤海濁浪
讓回到中年的瘦馬輕裝上路
然而所有覺悟和努力已經太遲
時間這個流氓，已把重重累負
馴成吸附力強且潛移默化的魔鬼
甚至你整個身心，也變成為魔鬼一部份
只有這時你才想擁有一個家
一個可以依靠的地方，清洗傷口
消解沉積身體內外的石頭
而腳下道路有很多方向
哪個方向才是中年的皈依，家的歸向

歲月依舊，包袱仍在迷途加碼增重
不收容一程風雨就囊括泥濘
萬水千山累負實在背不動了
你就這樣被壓垮一生

淪落異鄉的沙子

多少年，為改變套著的異鄉不合體
你不斷變換形象和角色
由山中滾落河流的石頭
被水衝撞磨損擊碎
變成不起眼的沙子

夾緊尾巴隱藏胎記甚至瘦身減肉做人
並不意味著游刃有餘無懈可擊
最後的沙子，微末僅存的血性精華
仍可能變成時間抓住的把柄
你質地裡亮出的硬度
傷不到人卻觸疼一些人
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2023年寄自長安

■圖雅

擦地

他今天起得早
我今天起得晚
他要去上班
我只好擦地板
滿地的塵土
等不及他回來擦
我只好擦哇擦
擦你個天淨沙
擦你個浣溪沙
擦你個浪淘沙
擦得汀上白沙看不見
擦得松間沙路淨無泥
擦得渚清沙白鳥飛回
擦得平沙萬里絕人煙
擦哇擦
滿地皆沙畫
畫了沙場秋點兵
畫了戰士臥龍沙
畫了皆共沙塵老
畫了沙磧自飄揚
畫累了
小憩
原來我就是
江湖浪跡一粒沙

2023.4.12 天津

這些人背後的群落或家族
會把吉普賽人流浪的沙紋
當成勁敵的烽火狼煙
群起圍攻而成了英雄

而作為狗熊，你只能接受外在傷口
與內在隱痛。有時候沙子裡蓄滿汪洋
無論找到一株什麼樣的草
都不是你揮淚傾訴的對象

2024年寄自河南

■ 達文

飛機場

所有
從地面開始
聲名鵲起
呼嘯進天空的
都會塵埃落定

觀察過喧囂的語言
繼續盤旋
伴著無根的羽毛

萬聖來朝

穀物垛上房樑
夜比戀愛來得更早
人的體溫繼續烘焙著黃土

一張大嘴簡單地笑
看見俏晴雯復生 褪去紅暈
徹夜不眠張拉蛛網

德國之角

我們是否有過前世之約

河與河交彙之處
陡然寬敞的視線像一個驚喜 一面鏡子
用陽光封住無底深淵

背對綿延山脊的要塞
你交叉手臂 抱住雙肩
我無法分辨汽笛間歇中的和音節奏究
竟屬於抽泣 或者來自對岸的列車
或者共振著上世紀的閱兵式

■ 第一閑人

舊事

黃昏時刻
站在酒店窗前
望著身邊
這陌生的小城
回憶起
46年前那個冬天
到女朋友家
從睡客廳
開始的日子

轉運塔

不知始自哪一年
靈照塔成了轉運塔
來南華寺
信佛不信佛的
好運歪運的
都環塔三週
我卻擔心
好運轉走了
歪運轉深了

一個憨憨的機器人

電話要兩瓶水
放下電話
靜候服務員敲門
床頭的電話先響了
一個電腦合成女聲
“您好，您要的水已送達”
我愣了愣
小跑開門見到了
一個憨憨的機器人

2024年寄自惠州

■ 喬成

槿花之死

所謂花之墮落
無關它本身的錯誤

而只是一個單純的自由落體
但等而待之的
卻不是一個飛吻，告別，
一個軟著陸，回歸大地
而是幾支枝呀梗呀
幾片葉子
一叢花
把它攔截了下來——
更不用說那蜘蛛網了

免了繁文縟節——
全方位的被暴露在灌木上的
是一個活生生的有屍，有體，有鬼
有魂的人間地獄——
有些花在衰老，有些在掙扎，有些
被吊死
更多的以不堪入目的姿勢掛著或
癱在那裏，正在那九層地獄中
進行不同層次的脫水
分枝、褪色、縮小、分解
和腐爛

那些花屍、花體、花鬼
和花魂帶著面紗一般的花梗
穿著散盡靈氣的灰紗晚禮服
被陳列著讓眾人觀瞻、穿插
在綠油油的灌木上，和
那些正在發情的，奔放的槿花裏——
彼此間沒有一絲忌妒
一絲悔恨
一絲不安的情緒——
只有那支蜘蛛
最有同情心
它輕手輕腳的把一支落花
從它設下的天羅地網的邊緣
踢出了它的世界

■李國七

被丟棄的房子

被丟棄的房子裏，我們吃著早餐
我們都知道，早已沒有房子與早餐
沒有你，只有我與我的不甘心

丟棄的是你，也是我
或者應該說你我都在
丟棄的是我們
生活於是走進另一個岔路

我們去了哪兒？
陸陸續續還是收到消息
捨不得扔掉的傢俱
整理出來的紀念品

吵架幹架以後的痕跡
牆壁的影子
每個揮不去的細節
清楚寫下曾經的激情
敗壞的覆蓋甜蜜與美好
無限放大的瑕疵

攻擊取代支持
批評取代鼓勵
路到這兒
早已與祝福背道而馳

一切早已結束
孤獨并非幸福
被動的選擇
只剩調整與適應

我願意

我願意付出
這，或者與選擇沒有關係

我願意，與你對望一輩子
願意一起面對風雨
失眠、共眠

■雷默

鄉愁

二十憂己
三十憂家
四十憂女
五十憂母
如今我六十
鬢已白，體亦衰
夜深人靜時
我忽然偉大起來
憂思國家
都說地球他媽是一個村莊了
這最多只是一點鄉愁吧

2024.4.22 夜南京

哪怕多半是同床異夢

在幽暗的夢境尋覓光亮
與你同行，穿越濃稠的夜
藍綠色的，對上童話
更加黝黑的，賦予閃光
最不堪的恐懼
尋找希望

一朵小小的花，理應存在
在被覆蓋的角落

偌大的悲傷，仍然有些許快樂
並承載著幸福的回歸
在節慶的夜晚我們共舞
一個小火焰
它進入我們
就像空氣
停留，再離去
離去，再回歸

我願意相信
這是我願意的隱喻
哪怕不能確保永遠

■王桂林

佛手花

無論怎麼看，這在春天枝頭開出的花
都有著秋天的喜悅。金色的花盞
燦如白晝，卻安放在黑夜的底座上
——群葉的黑夜。彷彿若非如此
便不能顯示佛法無邊，顯示溫存之手
施與眾生了無覺察的拯救，就像
榮格說的：快樂這個詞將失去意義
如果，沒有悲傷與之平衡。

章魚

置身於自我的汪洋，觸摸
來自不同方向的，氤氳飛散的湧流——
一艘渾圓的潛水艇。八隻手。三顆心。
兩個眼珠：斷點式掃描探照燈。
章魚的血液是藍色的，在人類意識中
和大海的顏色一樣，但他不以為喜，
他眼中的大海並不是藍色的，
他眼中只有水，和水中那些具體的事物。

玫瑰

無論你撮著嘴唇，努著嘴唇
還是恣意張開濕潤誘惑的性感
也無論你塗抹上多麼鮮艷的唇彩
我都不以為然——
我獨愛你身上的桀驁之刺
且將其扎進心裡，傾聽杜鵑鳴叫
你被眾人捧得太高，這本不是你的錯
但眾人都讚頌了，我也就不再讚頌

2024年寄自山東

■許露麟

361 度

不向時間稱呼殿下
不向時間自稱為朕
我靜坐在斗室
靜坐在 361 度空間裡
時間也在這裡
停止不動
禪坐如我
一絲嘆息落地
都會發出刺耳的聲響

只有時分秒針在此競走
滴滴答答地
似騾騾的市集
各自追逐
在圓圈圈裡
繞圓圈圈
慾念的心
死死被釘牢住
繞不出 360 度的世界

黃色詩人

常藉情色
寫了一些
嘲弄人性的詩
也許語言充滿挑逗性
搔痒了你的情慾宮
詞句插得太深奧
刺痛了你的隱私處
於是一頂黃色的帽子
就此扣在我的頭頂上
我則不會因此而自宮
寫一些吟花詠柳
更年朝的抒情詩
且看到你偷愉意淫
在那一頂金黃的桂冠裡

■夢楚原

未知

那是什麼？一輛高檔特斯拉
正從那池塘裡拉上岸
德州約翰遜市一個牧場
五十歲的車主已經魂歸天庭

她曾穿梭於太平洋上空
陪伴過群星閃著金光
她曾在太平洋兩岸日日奔忙
忙完今日，又期待明日

昨天奧斯汀在 40 英哩外等待
卻不知道星光下的牧場裡
特斯拉如何墜入池塘
“警方已開始刑事案件調查。”

大洋上，一艘商船仍在續航

一枚比特幣，在幣庫滾來滾去
昨日，五萬美元
今日，六萬美元
而明日，還在張望、期待……

憤怒的月亮

憤怒的月亮默默無聲
一會兒怒目圓睜
一會兒獨眼緊閉
一會兒眯著眼縫在蒼穹見證

見證炮火又在天空呼嘯橫飛
在斯拉夫人之間
在亞伯拉罕的子孫之間
如同曾經在日耳曼人之間
在盎格魯撒克遜人之間
在炎黃子孫之間一樣

兄弟開戰，也睜圓著雙眼
手不軟，心如鐵

■秋子

其實這首詩是空的

一首詩想了很久，都沒有
上草稿和便笺，現沒有出現
我就煩燥，翻看短視頻
在信息的海裡，那也是一種海
盯著，盯著，想到什麼
貴婦、小姐、英雄、帝王
如平凡的你我，彈琴歌唱跳舞
應有盡有，兩三個小時，
上百個劇本，像河流蜿蜒地流動，
貫穿我與你時間的心靶，
你也是我，設想出的同類
事後想一想，至多有一部份
我們被浪花輕輕蕩漾
在大海的懷抱，使勁想
卻什麼也想不起，是哪部份

哭王若冰

夜，無傘
紫色的丁香
早已落盡
碎細的小雨
飄過身體
我走向靈堂
雨變長，
五月比四月
更長一些

2024.5.3 天水

讓一條條生命變成碎片
將一座座城池變成廢墟
兄弟開戰，一樣也是殺得
血肉模糊、天昏地暗

憤怒的月亮默默無聲……

■王性初

春 寒

地牛在春寒中轉肩發抖
無家可歸料峭了死傷生命
南柯一夢總夢想春暖花開
連天的炮火轟塌了夢境

白天的太陽正無力地憔悴
喚不回冬眠初醒的感覺
都市在夜深的黑暗中摸索
噩夢連綿了冰凍的曠野

鬧劇在春寒舞臺演成悲劇
所有的演員都一絲不掛
蒼穹緊鎖了春意的企圖
期待含苞的構圖心亂如麻

血腥的哭牆命運生死未卜
度過春逝直到盛夏來臨
七月的巴黎滲滿春寒鐵鏽
天空有飛鳥墜落恐怖驚心

七月街頭

從七月的起跑線邁出
路過了三十一天的街頭
一個人每天重複同樣的路徑
寂寞與孤獨都化解在袖口

七月的路是歷史花崗岩
七月的路是現實水泥地
風花開在枝頭把陽光飽覽

零星的塗鴉自由地潦草
袒胸露背的涼爽謀殺了廣告

■古松

回首是一片悄然

依然是覺得冷冷的虛空
上山下山的日子
誰能把迷惘歸於迷惘
虛空歸於虛空

迴音似的
昨日的影子壓得扁扁
在回顧已失去的陽光裏

千個詛咒的日子何去何從
縱欲隱藏在節日的剎那
縱欲躲避在不見陽光的
杯盤狼藉的蘭桂坊中醉倒
它仍以超速從後扭著
那早以變得長長的脖子
訴說每一個寂寥永恆的夜

回首是一片悄然
那些酡紅的夏日那裏去啦

2024年寄自香港

加油站的密碼上升又下降
找誰去加添眼角虛設的皺紋
天空又開始了色階的反常

一整排維多利亞房舍的沉默
象徵七月衰敗又突兀的歸宿
複寫陳舊的腳印很破損
季節更替了日曆的無助

七月已眠
再夢無緣

2024年寄自三藩市

■海石一榮

凍 雨

凍雨。大地。觸碰浮腫的臉
痙攣和凹陷。下午泥跡碾過
有好幾個我，中年滑坡

熱幾壺酒，暖該黃不黃之舊
葉的情懷，冷空氣喋喋不休

很多潮濕的話，夾雜著雪花
凝結的吻中，額上
無足輕重一片真言：
“冬日的心 春天融化”
夜晚浩大。誰來誰披上婚紗

一個晶瑩如冰掛
一個心軟似棉花。打棉被的臉
該是你吧？流星花園一朵奇葩
凍雨稀疏豪情百發。

Freezing Rain / Haishi Yirong

Freezing rain, the earth's face swells and meets mine,
Spasms and sinks, my body is run over by mud
this time,
A realization hits, my middle age landslides.

A few jugs of hot wine, warm and golden with age,
Leaves' sentiments, cold air chatters incessant rage,

Many damp words mixed with snowflakes,
In a frozen kiss, a trivial truth on the forehead makes:
“The heart of winter melts in spring”

Whose grand ceremony tonight, who will wear
the wedding ring?

One gleaming like crystal-clear ice,
One soft as cotton, beaten like a quilt,
Are you the unique comet in Meteor Garden
Turning sleet sparse into a passionate departure?

2024年寄自紐約

■余問耕

風起了

風起了
蜻蜓低飛
螞蟻換巢
慢合快開的含羞草
風雨花的反應

雨向大地傾訴
雲的心事

要如何感知
天與地以及動植物那
錯綜複雜的
牽扯關聯

地震之後還有餘震
遠方的戰爭還在火辣上演
地球那邊
兩黨角力不斷鼎沸升溫
政治鬥爭
無從預測的恐怖活動
在在難以論定

風起了
探測天地萬物的秘密難
認知地球人類的活動更難
聽風聽雨聽雷鳴
誰能給出正確答案

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

鄉愁原來不可以稀釋的

添些水
就可以稀釋
濃稠的羹湯

添加什麼

■吳濤

一天

一天，寫不出東西
就會空落落的
這心情
你可能不曉得
一位老板說，一個月沒生意
簡直想瘋
我信，因為我
就是這個感覺

陽光

只要你靜下心來
你會聽到陽光
灑在你身上的聲音
劈劈啪啪，蹦跳著
貓步一樣，就像
一個幸福的人走在
你的心裡

2024.3.12 寄自山西

才可以稀釋
身體內流淌自先祖的血液

既非遊子
也不是僑民
一直住在
生我養我
我愛的越地

別問我為何
始終用心
關注著
兩岸

■王學東

綠度母機器

看完綠度母後，太累了，確實需要休息。
準備了六年多的時間，但我依然不認
識博物館，
也不知道陶藝的細節。
讓鱷魚也變成綠色，坐上小汽車，
這樣就能躲過上班高峰期。
但您說，我已經吃了很多的綠色藥片，
心情也沒有好起來。

很羨慕他那麼多的手，可以用於敲打鍵盤，
也可以堅定地指向天空。
一下左手，一下右手，雖然完成了日課，
但您終究有不可逃避的嫌疑，
世界已經完成了持續的災難。

久久地站在綠度母前，
那幾行鍍金的悲憫漢字，是最好的漢字。
我就是想作長篇大論、設計生命的細節，
為自己開一個盛大的聚會，
在大會上自言自語，在晚上能提前睡覺。
我能做的卻越來越少，
不想看電影，不想打開冰箱，
因為有木頭腐爛的氣味。
吃了很多的安眠藥，把一切都放棄，
雖然我不能這麼高調，也很需大肆悲憤。
這麼多年來，我已經成為害群之馬。

那就拖延時間，讓這個世界留下來。
對不起，參觀到此結束，
綠度母機器已經停止。
我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
沒有時間了。

2023年寄自成都

■冬夢

我看出一支白燭的孤獨

一支白燭
我看出它的孤獨

真的夠累了
李商隱成灰的蠟炬
會否因它這行委屈的淚
而乾麼？

一份午餐

碎米飯再白再香
我兒時的回憶
焉能完整無缺

鄉愁湧至
我喝著
一杯冰塊正在慢慢融化的
越式雪茶

窗外這場驟來的午雨
是從胡志明市飄過來麼
隔著窗的感慨
似有若無

歲月如初

鏡中的你是誰？
滄桑之容顏
白髮已成雪成絮

只要有顆明亮的心
詩會釋懷詩會見證
歲月如初

■遠方

霧濛濛

多年前的那場霧
看不清了
只依稀只彷彿
其實當時就弄不明白
是愛恨的設計
還是純粹的妄想臆測
該一笑置之
該呼天搶地
似是而非
讓人喪心病狂
又讓人低迴噫嚅
終究無可奈何
我的失落
我的流落
我的拓落
我的墮落
在一夜之間
那場霧

鄉愁原來不可以稀釋的

今天是清明節
我是以回憶來熬煮
這一鍋濃濃的芋香

味蕾仍然藏著童年的感覺
妻詫異地看著我
因為母親
因為唯一我愛的理由

註：母親與我皆嗜吃芋頭，晚餐的一鍋芋香勾起我童年的回憶。

■饒蕃

梅西商場的長頸鹿

你可曾迷途
在商品的叢林尋不見
遼闊的青草地

我發現你，一個意外
闖入我的視野
正用目光問路

我回望卻無語
你是否在我眼中
看見無限可能——

你可知道
無意間你開啟了
時光的潮汐

注：在“梅西”商場遇見人造長頸鹿。

原諒

舊日的傷痕
已被時光掩埋
原諒開出一串小花
裝點寬容的窗

無辜的刀片
鋒利如初
原諒破碎成可笑的泡沫
面對夕陽通紅的臉

回首原諒修砌的高塔
從未逃離嶄新的傷口
花香只適合惜花人
正如門窗只適合君子

遠離或鈍化滴落失去的無奈
被逼入牆角的原諒
依然選擇原諒昨天
但今天與明天昂起頭來

■章治萍

洪災，或天地人和

天，蒼蒼。不應該是過去暗淡的景色
複刻在如今明亮的一派祥和的天空。那些
始作於天的輝煌，可曾想到絕對地湮滅於天
天，只知道天的偉大，數著手指，傲然地說
“任何的災難離天尚遠，你舉不起我正確的旨義
猶如那滔滔之水一往無前，只是剝落我的外衣
只是將永遠的髒東西沖到不知所以然處
那些乾淨的聖地，仍然居住著被崇拜的佛主……”
我的天在我的上方，中間沒有任何的阻擋物
我能夠抵達天的額下，卻不能戲弄天的威儀
那怕我心懷虔誠，諸如洪災的掃蕩仍屬平常
平常而至，又平常而去，至於經驗或者頓悟
睡過幾天幾夜，頂多睡過幾年幾輪
仍舊是一無所有。那時，天，仍蒼蒼

地，茫茫。並非是電閃雷鳴有些奇巧的表演
水，原本生命之源的東西，被鍍上髒東西的屬性
它們被迫凌虐於城鎮凌虐於鄉村，凌虐於人
瑩瑩之光，來自度水的水，從高往低
一瀉千里。一瀉千里，水，變成度天的水
反正水遇見水還是水，反正，水無孔不入
水一時變成所有生命的主宰，那些被緊急遷徙的
生靈，一時被安排在了無水之處，可是水啊
會永遠追擊著他們的心靈和身體，即使這生靈
一代代理葬了一代代的追隨的光，匍匐地說
“塚的下面一無所有，猶如它們哄騙的那樣
一貧如洗，在沒有電閃雷鳴的天地之間
生與死，仍然是一瞬間的抉擇。這個抉擇
並非難以抉擇，或者說並非允許你有過多的抉擇
在一瞬間的生與死，有著過多的必然與決然……”
我的地在我的下方，中間有太多的阻擋物
我並不能平靜地等待阻擋物的滅亡或者退卻
那是夢醒之後的事情。那時，地，仍茫茫

人，殤殤。這是最難書寫的一節，一切的
詞語，彷彿都已經被沖去遠方，我空蕪的大腦
裝滿了被裝滿的髒東西，那些並不相識的主人
卻多時不曾前來領取，多時，我期盼的眼睛
在一個個人頭之上觀望，哪個是我的

■于中

地震

三十六年來，比起花蓮或新澤西
或加州，或其他地區大大小小的震撼
我在菲律賓難民營山屋上體驗的輕微晃動，實在不足掛齒
卻在腦海中央，時不時投射下多道如閃電的記憶裂痕

寫於休士頓市 4/6/2024

哪個是你的，哪個是他的，哪個又是哪個的呢
這分明清晰的問題，我得答到何時方休。它說
“解析的能力在於洞察，你洞察到我的洞察了嗎
在你與我之間，存在著天與地的差別，何況
一時半會的洪災？你的定義，都在我定義的
框架內定義，不許超越，不許滯後……”
我是人中之人，我並不需要人之上的權杖
但是，我是不是也不需要人之下的種種的定義
來圈圍於我！這是一瞬間的抉擇，只怕那時
人，仍殤殤。在天與地一致的召喚之下

只剩下“和”了，無形之中。和，和樂齊鳴
這將是一場怎樣抉擇的旋律，你任何的抉擇
對他人並無傷害，旋律仍然響徹整個天空
大地，也仍然沉寂，在沉寂中的旋律
顯得格外的凝重。我並無能力唱到關鍵人物
為我擊節而讚，那種功夫需要相當長的磨煉
我只能撫紙頓悟，滿箋是死而復生的條條框框
在窗外突然而至的暴雨掩護之下，狼狽而逃的
盡是些應該狼狽而逃的東西，而南北
仍舊根深蒂固，至少在下一場洪災到來之前
齊鳴之中，仍舊不會有不合腔調的浮木橫在當面
齊鳴之下，仍舊會有已經腐朽的屍體
在不知名處，仍舊需要靜靜地走過自己的災難
以及，不屬於自己的天與地，至於人
這是一個多麼可以輕視可以丟棄的髒東西

在這裡，並沒有可以結論的結論，從合奏的
第一聲起，就注定著最後一聲的性質——
一切的一切莫不過是髒東西的反面，至於洪災
反過去，天與地之下，南北也是一樣的洪災

2024年4月寄自青海

■輕鳴

應許之地

哥倫布日，首都華盛頓
聯合車站廣場，群鴿
地面蹦跳和平地爭食
傲氣的星條旗無風垂落
曾被逮捕押解回西班牙的哥倫布的
石雕 chù 立
右手搭在左手腕上，屏息緘口
心驚肝兒顫，恰似晃動的桅杆
目光凝重，就像鐵錨
一位來自保留地的印第安老人
紋身，遍體傷情的傳統服飾
兩眼微閉，鞞鼓敲得響如
槍炮，周圍各色男女
肢體扭曲顫抖，痴迷癡狂
激情遠勝海嘯，摧毀力無比
劉易斯頓、達拉斯、尤瓦爾迪、布法羅、博爾德……
居民區、大中小學校園、醫院、商場、娛樂場所……
奪命的子彈四射
多彩立體的美利堅
生生被穿成血色瀰漫的片片 shīhéng

God Bless America

註：chù：轟；怵。
shīhéng：失衡；屍橫。

每年10月的第二個星期一是美國聯邦法定節日“哥倫布日”，以紀念克里斯托弗·哥倫布1492年10月12日到達美洲大陸，哥倫布及哥倫布日頗具爭議。根據紀念碑實驗室（Monument Lab）2021年的報告，美國有149座哥倫布紀念碑，名列第三，僅次於亞伯拉罕·林肯（193座）和喬治·華盛頓（171座）。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報道，2021年之前，約有36座哥倫布紀念碑被拆除。此後，又拆除了不少。劉易斯頓、達拉斯、尤瓦爾迪、布法羅、博爾德是美國近年來發生大規模槍擊造成多人死亡事件的城市名稱。槍支暴力檔案（Gun Violence Archive）的數據顯示，自2014年以來，美國每年死於槍支暴力的人數超過39,000人。2023年，死亡人數為42,959人。

■應風雁

被遺忘的世界

河流彎曲的馬蹄
默不作聲

佛陀的慈悲
基督的眼淚
無人聽見嘆息
也無人知曉哀傷

我們祈禱吧
所求明天的吃食
快樂與巴黎的時裝

山丘臥著
睡成了嬰兒
河流彎曲的馬蹄
默不作聲

我的言語已死
無人能說無人能懂
風臥在雲的懷裡

讀綠葉
唱黃色秋歌
如果你能聽見
如果

拉斯科洞窟壁畫

向心靈朗讀吧！
以一棵松木獨立之姿
藏詩毬果裡

種子紛飛
樹立千年神話
蒼鬱海洋

■游若昕

家有督學

每天早上
六點半
手機和
小愛同學的鬧鐘
同時響起
小狗達菲
就會
突然從床尾
竄上來
對著我的臉
舔一口
我尖叫一聲
立馬從床上爬起
迅速衝到衛生間
刷牙洗臉
開啟
嶄新的一天

2024.2.24 寄自福建

蔚藍的波浪

朗讀吧！
穴居的心靈
擊石磬磬
點亮暗室

我看見
那個傳說

2024年寄自新竹

■懷玉子

詩的十四行

……闖入方明詩屋，滿室掛壁創世紀拓荒者
開闢那美麗島六十年代現代詩的燈塔殿堂；
撐起招魂般的千丈竹竿迎風搖曳的酒旗
時序清明，牧童引我自杏花村游覽晃蕩……

頭戴破氈帽、身穿半吊子青衣、炎黃卡其褲
搭乘藍線捷運，我彷彿唐吉訶德大人手執狼牙棒
騎乘 Ubike2.0，夢幻般牽了一隻跛腳哈巴狗
目標去挑戰風車巨輪，踏入這早餐詩的盛唐

……尋覓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見過五陵少年，也存在美麗錯誤馬蹄的個儻
新火止雪水之湄、因為風的緣故詩魔揮毫千行
今夕是何年？台北已非古羅馬競技屠場
口誅筆伐詩、歌聖戰，兩相廝殺已匿跡消聲
ChatGPT 是陽光暗器，讓現代詩血流河殤……

附記：2024.03.18 詩人方明邀我和仲秋去參加
敦化南路“方明詩屋”的咖啡早餐聚會。緣自陳
銘華、秋原從洛杉磯匆匆路過台北，他們堅持了
《新大陸》詩刊數十年。

老友重逢因緣際會巧遇難得，詩屋珍藏了我們
青春偶像的手稿更是難能可貴！也曾搖旗吶喊，
猛敲邊鼓；如今銘華兄戴 GPT 頭盔，他肉身註冊
Fake 的~老夫敵不過納米代工來勢洶洶，在詩的陣
營，我已雙手投降；龜縮成山東一頭魯蛇。

2024年3月18日新北市

■琉璃

時間，慢慢來

牙齒快速咬碎維他命 A 群
吞進肚裏
時間拄著拐杖，慢慢咬
分與秒

牙齒快速咀嚼膠原蛋白
嚥進肚裏
光影在搖椅上，慢慢數 123

牙齒快速研磨耶加雪夫
吞進肚裏
時間坐在沙發上，慢慢
滑賈伯斯

窗外的雲，慢慢開始
烘焙千層派可頌蛋塔

我的筷子
夾到了幸福的甜點……

潛藏的預言

從密閉的門縫底
爬出來，沿著冰河方向
推開一塊大石頭

北極熊，在森林裡找尋
可吞吃的海豹
企鵝，在沙漠中躲避
黑白的殺人鯨

長毛象，在化妝台前
翻找磨牙棒
貓在淺灘，沼澤
遇見
自由女神

我的自由，

■心水

人生如夢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
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蘇軾

故鄉的風貌已變化萬千
國事天下事依然亂七八糟
神仙眷侶遁隱鬧市樂逍遙
遊蹤遍及五湖四海

多處景緻皆能吸引
情侶甜蜜且敏感的心
應該祈願天長地久
笑那情根深植的痴人
我深邃的眼眸如故園那口老井

早知勿還鄉
生活在動亂的時代
華光寸寸極難度
髮絲在歲月嘲弄中飄白了

人漸漸的衰老
生活起居困頓苦澀
如果時間會倒流
夢裏青春將有無限歡愉

一輩子光陰轉瞬流逝
樽前對飲不醉無歸
還計較什麼榮寵得失
酌一杯生命的苦酒
江湖恩怨從此勾消
月暈在秋雨後撒下了清亮銀影

2024年4月2日仲秋於墨爾本

在火山爆發雞的
油脂中，
溶解……

2024年寄自新竹

■高潤清

沙盤狂想曲

1. 夜市

如同週休日也要爭取寧謐
被踩踏濺飛發酵腐臭的囁語
老被饕客打卡成例行記述

華燈初上的潮汐醞釀劉姥姥的喧嘩
鼎沸都來自山裡、溪邊與海裏的夢
躲不過口水吞嚥與挑剔典當的徘徊
直到北斗星與獵戶星各自解嘲
一切雜糞堆成了垃圾回歸闌寂

霓虹如同夜不歸營的遊魂
引來窸窣與蛙鳴賭注
素描了氤氳畫上淺與深的距離

一幅未被雕琢的邊緣被白鷺鷥盤據
茄苳溪隔著夢幻凝眺
捷運站與華廈如何協調空間與時間拔河
光害正慢慢褪去八塊厝的遐邇

2. 三元宮

紅燈籠沿著茄苳樹的犄角
瀰漫裊裊清煙訴說天與地碰撞的籤詩
連成無數鬢霜與皺紋祝禱一闕禪
挨著時光敲鑼打鼓禮一尊神龕

三官大帝託夢給了誰！丈量的阡陌
櫛比鱗次的華廈見證蓑衣與水牛烙印童書
卻獨留小吃依稀擠入星羅棋布的鄉愁

擁擠車潮絡繹不絕拓印
中山路與興豐路徒留咖啡館書寫
三元宮的巍峨突兀了嗎
被圈起一輪明月悄然滑過交趾陶的夢
北管的梵音走失了南無阿彌陀佛

■叩求思

致廢名

二十年時間
終於搆到您的一半
（即是那，廢）
從此 我的詩
該怎麼廢就怎麼廢
不再怕寂寞
剩下的一半
就隨意吧 我倆
應該都想甩它遠遠地

2024年寄自台北

3. 著存堂

“著存堂”該是僥倖躲過覬覦
這古董肥肉頂著百年古厝圈在詔光裡
凝眺一方古樸保護傘懷抱思古幽情

它走在銳變的沙盤裡聆賞寂寥
怎知吹來婆婆霧霰漫溢著夢幻狂想曲
啊！恬淡悠然的節奏還能聽幾回童
稚笑靨

修葺的茄苳溪溪濱公園鑲嵌著甦醒
前世今生的記憶迴盪炊煙的竹籬
白鷺鷥的埤塘映照斜陽的塗雲
月闌星稀誰醒了
“著存堂”熬過也挺住了
絞盡的沙盤不再奢望

2023年7月20日於桃園

■林啟

正月十六

歸途圓月東懸
白雲輕掩半臉
近家風更勁寒

花久不謝

花久枯萎不謝
深暗縮團靜眠
四圍綠葉輕環

月色

往年此時
月色同映
小窗孤影
淡然復寂

月映萬心*
影似無異
一心感月
如故憶昔

*南宋朱熹曾論“月映萬川”。

輕觸

輕觸肌膚小蟲
悄溜無蹤

或許正在縫隙
無聲窺視

碰遇陌生
彼此觸動

族類相異
無緣相識

2024年寄自多倫多

為何寫詩？

詩人和任何人一樣，是時間的產物。他的來去自有生之日開始，就隨著時間的涓流，緩慢或快速移動至終點。人以日曆或鐘錶標記在時間中的定位，但真正紙張和刻畫所標示的是一場命定的算數。

放眼宇宙，詩人無能為力，但環視周遭，詩人看到一個心靈世界。宇宙和時間籠罩一切，但心靈瞬間的跳躍卻可以重新調整人和世界的關係。

詩使草木生情。當自然染上人本的色彩，人就不再接受時間任意的差遣。

客體世界一意要使人臣服於固定的時序，詩人以詩踰越原有的步調。漫長的歲月在詩中一筆帶過，而眨眼的瞬間卻綿綿流長。

詩的訊息不是清水中可見的珠寶

假如想像是詩必然的內涵，詩所承載的訊息勢必迂迴隱約。假如詩的訊息指向某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和標的物之間層層疊疊了眾多飄浮的風景。詩作並不是沒有動因，只是這個動因要由讀者去感受摸索，不是詩人明白的「指示」。詩人/詩學家藍笙（John Crowe Ransom）說：所有的動因、“主旨”不是在清水裡的珠寶，觸目可見，觸手可及。詩學家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說：詩正如風箏飛揚時的尾巴，尾巴的擺動促使風箏往上升，但尾巴本身的重量又會使風箏往下墜。詩的風箏是在上下兩種力量的拉扯中保持張力，“面對風的衝擊”，在空中遨翔。當讀者領會到詩行中多方面的拉扯時，他才能感受到詩質的觸摸。

詩不是郵遞包裹

詩不是郵遞包裹。假如詩是郵遞包裹，任何人打開包裹都看到同樣的內容。但有些人在一首詩裡看到浩瀚無涯的天地，有人看到的是“一無所有”。

再者，把詩比喻成郵遞包裹意味詩已經是成品，只是經由語言傳送而已。但詩是語言在動態進展中的產物。詩是經由語言才完成，在未完成前，詩是未知、未定型的。詩只存在於「未來」完成的那一瞬間。大陸的詩學家何鑫業在〈召喚·蒙難·語言的意義〉說：“詩是未知的，我們要讓詩從某個地方出來，使用的呼喚之聲就是語言；反過來，詩人懇求語言幫助，說明語言的全部過程又將是詩本身。”

這即將到來的戰爭

Der Krieg, der kommen wird

◎岩子 譯

這即將到來的戰爭

不是第一次。在它之前
發生過屢次別的戰爭。

上一場戰爭過後

有戰勝的和戰敗的。

在戰敗國的底層人民
忍飢挨餓，在戰勝國的
底層人民亦食不果腹。

譯者說詩：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可謂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對現實社會和“無產階級”傾注了非比尋常的關懷。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五種不同的社會體制（德意志帝國、魏瑪共和國、納粹德國、民主德國、聯邦德國），為逃避迫害而流亡了十五載的他，寫下了許多與“主旋律”格格不入的反戰詩，《這即將到來的戰爭》便是其中的一首。

詩一開始，就見作者單刀直入：“這即將到來的戰爭，不是第一次。”是的，此乃不爭的事實也。縱觀漫漫歷史長河，戰爭什麼時候真正的消停過？“在它之前發生過屢次別的戰爭。”第二句，依然是盡人皆知，無可辯駁。戰爭，從某種角度而言，始終沒有離人類遠去。即使肉眼凡胎、非大智大慧的你我，也能夠言之鑿鑿地把未來預測：“下一場戰爭必將到來，或遲或早。”遠的不說，就說去年和今年的俄烏戰爭和哈以衝突吧……

而且，戰爭的魔爪無論伸向哪裡，哪裡便是滿目瘡痍，遍地哀鴻。一場戰爭下來，總會“決出”贏家

和輸家、“戰勝者”和“戰敗者”。然而，無論是哪一方，無論多麼冠冕堂皇的開戰理由，到頭來無一不是災難，無一不是生靈塗炭。最深受其害的是平民百姓，即布萊希特筆下的“底層人民”——他們不僅在戰場上充當炮灰，而且還要承擔戰爭的後果——“在戰敗國的底層人民忍飢挨餓，在戰勝國的底層人民亦食不果腹。”

小詩到此即結束了，詩人的用意不言而喻：不要戰爭！不要參與戰爭！“只有無腦的人才會為國家去送命！”還是高中生的布萊希特就口出“狂言”，旗幟鮮明地反對窮兵黷武“互相殘殺”。在他的眼裡，所有的戰爭都是荒謬的，毫無意義的，除了殺戮、飢荒、貧窮和犧牲，不會給人類帶來任何好處，坐收漁利的唯有那些財閥、野心家，決定人類命運的少數人，而“底層人民”永遠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炮火連天，只為改朝換代；屍橫遍野，俱是農家子弟。”莫言先生在參觀遼沈戰役紀念館時寫下的留言，可謂是這首小詩再恰當不過的“應和”或“翻版”了。

所以：反戰！反戰！還是反戰！

只是，該當如何，如果“這即將到來的戰爭”無法遏制或阻止？

美國詩人和歷史學家卡爾·桑德堡也對這個問題有過思考：“想想看，戰爭來了，卻沒有人去打仗——而後，戰爭就找上門來了”。

不由得陷入沉思，當“戰爭找上門來”時，我們該怎麼辦呢？如何去爭取和平？保護和平？

南希·塔卡奇詩選譯^[2]

◎桑克

婚姻

你找什麼鳥？

我沒找。
起先我聽到了鵝，
翅膀的網紋。

你吃啥？

這年春天我吃所有的綠葉菜，
蕨菜，蘆筍，
甘藍，在我裡邊燃燒的
捲曲的生菜。
我不能停。

那些樹是啥？

把所有冬天
都填進殼子裡的
榛子。

你叫什麼名字？

我自己。

他叫什麼名字？

他自己。

誰被寵壞了？

我們兩條吠叫的狗。

它們吃啥？

吃剩的玉米卷餅，
黃油吐司的尾巴根兒，
頭一顆野生的
草莓。

你沉迷於什麼？

和平。
現在。往昔。

我離開的時候
他頭髮的氣味兒。

我們使用雙手的時間
還有我們能找到的把吉普車從流沙中
挖出來的任何東西。

這天早晨你聽到了什麼？

喇叭聲和口哨聲，
在我們看見過一頭黑狼的
漿果地上。

裘皮大衣

你何時碰它？

清理衣櫃的時候。
它就掛在後邊兒。

你為何留著它？

我姨在瑞爾盛鋼鐵公司^①
努力工作
攢了幾年
才買了那件大衣。

她讓我穿著它
在羅德泰勒百貨公司上班。^②

為什麼你現在不穿了？

我蜷縮在
它的溫暖和柔軟裡。
我想埋了它。

你何時改變的？

聽到骯髒的農場
還有小籠子這種東西的時候，

看見某人把一頭鹿的
肝臟變成鋸齒狀的時候，

看見一部小海豹在冰面上
被棒擊的電影的時候。

大衣的好處是什麼？

驕傲。一個穿裘皮大衣的女人
意味著她看起來好像
一頭母獅子，一個女繼承人。

你在羅德泰勒百貨公司看到了什麼？

水貂和狐狸
圍著我的珠寶櫃台。

為什麼你不埋了大衣？

直到我三歲的時候
我還和她從衣領上剪下來的
一小片裘皮睡在一起。

你何時埋了它？

在我胳膊準備好
掌控所有的恐懼，
並讓它墜入沙漠的時候。

^①瑞爾盛鋼鐵公司（Ryerson Steel），
1842年成立於芝加哥，全球有120多家
加工中心，平均年收入超過60億美元。

^②羅德泰勒百貨公司（Lord and
Taylor），1826年成立的老牌奢侈品
百貨品牌，總部在紐約第五大道。

皮

皮上住著什麼？

一面鏡子和一朵風滾草的雲。

為什麼是鏡子？

它是他摸我的路徑。

他在鏡子裡能夠看到，並且能感受到這裡沒什麼秘密。

好像放在砍得極糙的
暗色地板上的香煙錫紙。

你的皮感覺起來好像什麼？

野蘋果裡的
一隻喜鵲。

當他在我的脊椎上
把拇指彎成彩虹形狀的時候，
那種已經消失的關在籠子裡的感覺。

皮在哪裡結束？

一個黃銅色的
星座裡。

皮在哪裡開始？

籃子和鐘錶。

它去哪兒？

它拐了一個彎，向著沙丘鶴
降落的一條沒有一輛皮卡貨車行駛的
魔鬼峽谷的土路。①

皮喜歡幹什麼？

不出聲兒，
還有一種製造好醬油的秘密
是其基礎。

①魔鬼峽谷 (Devil's Canyon)，位於猶他州的峽谷地國家公園。

大衛·貝克 (David Baker, 1954-)，美國著名詩人。丹尼森大學英語榮譽退休教授，目前仍在那裡教書。貝克出生於緬因州班戈，在密蘇里州長大，畢業於中密蘇里州立大學，並於 1983 年在猶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哀歌

月亮在長桌上為他安排了一個位置
要看看他的盤子怎樣在閃耀的刀叉
中間閃亮

更快了

季節，現在更快地
暗下來——

樹葉不再
輕飄飄落下

可是整個陰影籠罩的地球
卻在伸手向上，開始掌控

滅絕

你走後，他們會讀到你的腳印，
如果他們還在閱讀，他們可能會讀一首
關於愛情的詩
徘徊在各種圈子裡，到處都被淹沒，
到處都被天氣和突然的山體滑坡衝蝕。
繼續走，朝聖者。這是你偉大的故事。

天堂

整個下午灑水器滴滴答答噴出水花，
滴滴答答噴出水花，懶洋洋循環往復，
拖曳著霧的羽毛。當我把它關掉
知了們繼續噴出自己乾燥的雨，
聲音高亢，從翅膀傳送到翅膀。

我不知道有什麼曾經更讓我震驚，
你消失了，我依然在這裡，
音樂也依然存在，在終結之後。

丁香樹和苔蘚

1
多麼短暫的時光。那時熱病最為嚴重。
傍晚初至。隨著空氣的冷。隨著微風，
在那裡，勉強透過樹木壓下來。

我們找不到合適的詞彙來描述它——
樹木的香氣——
既不是玫瑰花，也不是清新的海風，
而是
某種幸福的味道，在我們曾經快樂的
時光。

2
我可以在嘴角嚐到它的滋味。
我的熱病。就像我們樹上淡綠色的
花瓣，每一簇泡沫，每一捧
小穗。整整一年，醫生們都說不清
應該叫它什麼。那是我的疾病。只
能通過
症狀來命名，我的小白菊，我的悲傷。

3
我們稱之為我們的流蘇樹——不。
是日本丁香，
我們的樹朋友會這樣告訴我們。紫
丁香。
唯一長得這麼高的品種。可是不，
它不是苔蘚，而是類似苔蘚的真菌。

你大概不會——死於這個。輕鬆的
笑聲。

如同一支燭光。成串的燭光，在薄
暮之中，

4

綠莖一般分叉。如同珊瑚。
有時我是如此空虛，我能聽到
微風的心跳，酒在那裡，在樹木之間。

然後是歲月。多麼不定的言辭。我們
會一起笑出來，每當我們提到那棵
樹——是的，
我們指的是我們還錯過了其他什麼
的東西。

俄亥俄田野裡的 後期田園詩

“拉住我的手，”她說，我把手掌
放在她的手背上，她跪下一點兒，
我跪在她身邊，她像用魔杖一樣輕
輕地揮動著手中的小燈，如同一支
鉛筆，在嗡嗡作響的空氣中畫出一
個磷光的字母J。我們在三葉草裡，
在曼陀羅裡，在田野裡，在因午夜
的誕生而濕潤的莎草叢裡。“我一
輩子都是生物學家，”她說，“我
熱愛這個工作勝過一切。”J在深藍
色的空氣中，JJ和紅翼黑鸚在池塘
周圍的香蒲上嘰嘰喳喳地叫著，一
架噴氣式飛機在低低的地平線上滑
翔著歸航或是正在出發。她寫J，我
們寫J，從捲曲的草洞裡掠過一道閃
光，作為回應，另一道閃光以一種
滑稽的起起伏伏的舞蹈向我們飛來，
我意識到我們都在說話，我們大家，
螢火蟲和笨拙的不是情侶的人類情
侶，奇怪的不是它們回應了我們。
奇怪的是，這讓我們終於明白了要
問的問題。

城市裡的袖珍花園

如果你匆匆而過，你會錯過它。
如果你心頭煩惱或是度過了沉悶的
一天。

它擠在兩座古老的棕色石屋之間，
如今
一家是已關閉的寵物店，一家是運
動鞋商店。

沿石子小徑返回。它是如此狹窄——
傾斜的綠植如同粘糊糊的袖子，

上面的向日葵，像一座燈塔，大海
黃色木槿的馥郁香氣。但是他們在
做什麼。

兩名警察，在後面的角落裡，在一
棵椴樹下面。

他們之間有一個戴兜帽的人——你
叫什麼名字。

你站在那裡，他們也站在那裡。
金魚草。蜀葵。閃耀的萱草。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
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
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
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
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
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
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
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
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
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
（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
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
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艾米麗·狄金森

因為我不能為死 亡而停留

◎老哈 譯

因為我不能為死亡而停留——
他好心地為我停留——
馬車裡只有我們倆——
和永存不朽。
我們慢慢地開車——他不著急
而我業已放下
我的勞動和我的悠閒，
為了他的客套禮貌——
我們經過學校，孩子們在那裡努力
休息時間——在圈子裡——
我們經過田野，那裡有穀物凝視——
我們經過日落——
或者換種說法——是他經過我們——
露珠吸引著顫抖和寒冷——
因為只有薄紗——我的長袍——
我的披肩——只有薄紗——
我們在一所房子前暫停，那房子似乎
只是地面隆起了一塊——
屋頂幾乎完全看不見——
屋簷——在地下——
從那時起——已經有幾個世紀了——
然而
感覺比白天還短
我第一次去猜測馬的頭
一直朝著永恆——

托馬斯·哈代和他的詩作

《年的覺醒》的漢譯與賞析

◎夢楚原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之一，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是石匠的兒子，1840年6月2日出生於英國多塞特郡。他原本受訓為建築師，並在倫敦和多塞特郡工作達十年。後來開始他的寫作生涯，於1871年出版小說《絕望的補救措施》，作品取得成功，他便離開建築領域專注從事寫作。他的著名小說《德伯家的苔絲》（1891）和《無名的裘德》（1895）已成為現代文學經典。他一生出版了八本詩集，包括《過去與現在的詩集》（1902）和《環境諷刺》（1914）。1928年1月11日，哈代因病於英國多切斯特馬克斯蓋特的家中平靜地去世，享年87歲。

他去世後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小故事值得一提。哈代生前自己本希望去世後能安葬在故鄉多塞特郡斯廷斯福德的教堂墓地，因為那裡安葬有他的父母和第一任妻子艾瑪。然而，在他去世之後，現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英國地位最高的教堂，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通稱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也有譯為西敏寺）當局建議將他安葬在其教堂著名的“詩人角”。此教堂座落在倫敦泰晤士河北岸，除了王室成員，英國許多領域的偉大人物也安葬於此。面對這種困境，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洛倫斯決定將哈代的心臟與他的第一任妻子艾瑪合葬在故鄉多塞特郡斯廷斯福德教堂基地的同一個墳墓裡，而他的身體其他部份的骨灰則安葬在倫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裡的詩人角，緊鄰查爾斯·狄更斯基的北面。因此，哈代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死後心、體異處安葬的作家和詩人。

哈代的詩作大多以他家鄉英國多塞特郡那幽暗崎嶇的風貌為背景，探討宿命論者的觀點。一反維多利亞時代對仁慈上帝的信仰，他的大部份詩作是對人類悲慘處境的諷刺和哀嘆。明顯有別於同代詩壇巨匠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神秘精神和貴族氣質的作品。儘管哈代在技

術上也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但他的詩作獨樹一幟，有自己的高度原創風格。他結合粗略節奏和口語應用，不拘一格地創造了多種韻律和詩節形式的新作品。他的作品和技法，對後來的詩人（包括羅伯特·弗羅斯特、維斯坦·休·奧登、迪倫·托馬斯和菲利普·拉金）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影響力在二十世紀不斷增強，為更多的詩人提供了一種更腳踏實地、更少修辭的另類創作方法。

論到詩的翻譯，有不少人認為“詩不可譯”，這種看法自然有部份道理，因為任何一種語言的文字作品譯成另一種文字時，或多或少會失去原作的一些特質，這種缺憾尤其會體現在詩詞的翻譯中（比如韻律和格式）。不過我堅持認為，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任何詩都有其可譯的部份。不同語言的詩作翻譯成另一種文字，既有利於創作交流，也利於原作的更廣泛傳播，尤其是詩作的内容與思想的傳播。

我曾在翻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的小詩《〈石頭村〉賞析／譯後感》拙作中說過，“要譯好一首詩，對作者和一首詩的創作背景的瞭解非常重要。儘管這種瞭解對翻譯一首簡單的作品影響不大，如果是一首複雜的詩，不瞭解作者和一首詩的創作背景，譯出來的詩往往內容會走樣，因而出現誤譯。深刻理解原作，再用中文詩的語言來表達，才可能達到傳統上所調的信、達、雅。”現在我要說，好在《年的覺醒》是一首不算太複雜的詩。

在漢譯《年的覺醒》一詩時，我並未到網上查找作者的資料，首先只是細讀了原作幾遍。此詩由兩節組成，每節十行，原作採用每兩句押相同尾韻的形式。文法上，全詩的兩節各由一個非常複雜的複合從句和另一個部份重複的簡單句組成。弄清楚這兩個複雜的複合從句的結構，句中主句和從句的主謂賓語和其他從屬短語，對於正確理解本詩的內容非常重要。一旦弄清了這個複合從句

的結構，對兩節詩的內容翻譯就沒有多大的問題了。本詩兩節的開頭和結尾都是“你是怎麼知道的”同樣的句子，既有加強作用，也有迴旋的意味。內容上，詩人認識到大自然的週而復始的神奇規律不可抗拒。他在詩作中借著向兩個生物（一動物“晚禱鳥”和一植物“番紅花根”）對春天就要到來的感知的發問，巧妙地表達了自己對每個新年伊始，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就要來臨時而發生的細微變化的驚嘆。對於詩題中awakening一字的漢譯，可以譯作喚醒、蘇醒、醒來和覺醒等，但都不盡如人意。考慮到詩作中有小鳥和番紅花根對春天就要到來的感知（覺），最後我還是選擇了譯作“覺醒”。因此，特別指出一下，此“覺醒”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彼“覺醒”。

原作和漢譯如下：

The Year's Awakening

How do you know that the pilgrim track
Along the belting zodiac
Swept by the sun in his seeming rounds
Is traced by now to the Fishes' bounds
And into the Ram, when weeks of cloud
Have wrapt the sky in a clammy shroud,
And never as yet a tinct of spring
Has shown in the Earth's apparelling;
O vespering bird, how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deep underground,
Hid in your bed from sight and sound,
Without a turn in temperature,
With weather life can scarce endure,
That light has won a fraction's strength,
And day put on some moments' length,
Whereof in merest rote will come,
Weeks hence, mild airs that do not numb;
O crocus root, how do you know,
How do you know?

年的覺醒 / 夢楚原 譯

你是怎麼知道的，朝聖者的足跡
沿著黃道帶
在他虛擬的輪迴中被陽光掃過之後
現在已經到達雙魚座的邊界
又進入白羊座，當數週的雲團
用一層濕漉漉的裹屍布包纏著天空，
尚沒一絲春天的色彩
開始裝飾地球；
哦，晚禱的鳥兒，你怎麼知道，

讓我們回到語言本身

——寫給詩人肖遙的一點紀念

◎阿黛

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是怎麼知道的，在地下深處，
躲在你的床上，不看也不聞，
在溫度沒有轉變的情況下，
在生命幾乎無法忍受的天氣里，
那光已經贏得一絲絲力量，
白天已經稍微有些許延長，
幾周後，不再讓人麻木的溫和空氣
必定會到來；

哦，番紅花根，你怎麼知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

漢譯完本作品後，上交作業，《樂詩中西》的主編 Angel 囑我寫幾行漢譯評註的文字。此時我才在網上查詢了一下作者和相關信息。這才瞭解到此作品收集在托馬斯·哈代 1914 年出版的《環境諷刺》詩集中，《年的覺醒》日期標注為 1910 年 2 月，這應該是作品的創作日期。

此詩的第一節，詩人引用了一些天文學知識，讓詩作所涉及到的“場”空間一下子無限擴大到宇宙。雙魚座是黃道星座之一，星座日期 2 月 19 日至 3 月 20 日。白羊座，是北天黃道帶星座，星座日期 3/21-4/19，它的東西兩側分別是金牛座和雙魚座。有人認為，哈代此作品的前五行，似乎是參考了傑弗里·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總序言的開頭部份。喬叟是一位著名的英國中世紀作家，被稱為“英國詩之父”以及“中世紀英國文學之父”，被譽為英國中世紀最傑出的詩人，也是第一位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詩人角的詩人。這種猜測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兩者都在作品里提到“朝聖者”、“太陽”、“黃道帶”、“白羊座”和“鳥（歌唱）”；兩者都涉及“春天來臨”，只是似乎哈代的作品描寫的時間點在 2-3 月份，而喬叟寫的是 4 月。

第二節第一行中，詩人提到

“在地下深處”，這是對詩作的“場”空間的進一步擴充。詩人然後引入溫度（變化）、時間（延長）、光（強度）和空氣（溫暖）四個概念（事物），淋漓盡致地描述了初春大地的各種細微變化，最後回到對深在地下的植物番紅花根的發問，你怎麼就知道春天就要到來了？我感覺詩人的寫法真是妙不可言。這一節本質上與第一節中的問題相同，只是針對的是不同的主角，第一節是對晚禱的鳥兒，這一節是對“番紅花根”。儘管詩人不知道每年同一時間是什麼激發了番紅花的生命，但是同第一節一樣，即使天氣仍然很糟糕，但番紅花已經在地下開始生長。這是因為早春的許多細微變化，土壤和空氣的溫度、光強和日照時間，每小時都在變化，這種變化對於人類來說可能不會感覺特別明顯；而許多植物包括番紅花根，卻可以感知土壤溫度的上升，足以使它們的球根發生變化。每年三月下旬番紅花就會破土而出，經陽光一照就會綻放，這算是春天的一大奇觀。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春天裡生命重生的驚嘆，並將春天的到來稱之為“年的覺醒”。聯想到本作品日期標注為 1910 年 2 月，據文中描述推測，1910 年 2 月的最後幾週英格蘭的天氣應該特別糟糕，因為哈代在兩節中都提到了這一點。英格蘭的 2 月，應該冬天尚未結束，然而，春天的預兆，無論是鳥兒還是番紅花根都知道，春天已經在暗暗地準備再次登場。

翻譯此作品時，我也幾次想起北宋大詩人蘇軾的《春江晚景》中“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這可算是題外之話了。

詩人肖遙（本名王良貴）因病辭世已經三年多了。他的忌日是 2021 年四月六日。2021 年底我得知消息後先後讀到了追念他的好幾篇文章，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篇是他少年時的密友，王偉霞老師寫給他的，少年時的青春爛漫，成年後的生活困頓，對詩一以貫之的熱愛痴迷，乃至後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可以說是躍然紙上。另一篇是樓森華老師的，作為詩人在杭州時期二十多年的好友，他對詩人的寫作和為人都有非常深切的體認。往事“駐留在文學的晚風中”，而“如玉君子”在“葉子一年年死在樹上”的吟唱中走遠。善良的詩人並不多。不過尚老師的善良，即使素不相識，讀他的文字也讀得出來。肖遙的文字讓我想起第一次讀到穆旦詩作時的感動：大多數偷偷寫在他去世的前兩年。

怎麼樣描述“這樣的文字”呢。淺陋一點說，也許是對漢語白話的愛、尊重和認真。他的字句是流水一樣：順暢、不花哨，更不晦澀，但流水之下，有出其不意的礫石閃爍，堆積著誠摯的思考。讀過一遍，會忍不住再回去讀一遍。這裡當然有天才和詩性的成份，但與才情同樣重要的，是一種難得的寫作的態度和人生的態度。他自己說“我迷戀於給每一個字敷上色彩，給以重量，在這反覆的坍塌和重建的過程中，縱身躍入一種自我把持的沉迷狀態，去感知血的湧流和心的韌性……”

毫無疑問，他是把文字當作完成自己的另一個生命來對待的。生活也許不美好，但生命總是美好的，所以童年裡的走幾十里路去上學，幻成了他在詩篇“琴川”（詩人故鄉）裡寫下的“我的春天在翻山越嶺”；而無論世人看它是如何的窮鄉僻壤，“天空把最好的雨落在了淳安”，“我見過在這不走的地址之上山水的魂魄，民間的手藝 以及莊稼們在山岡上的別離”；即便“我像不被採用的證據”，“我依然稱讚人間 永遠值得停留”。

也許更讓人感動的是，他的筆下每每有沉重和深刻的思考，卻並沒有對困境的抱怨或者自憐自艾。他用文字書寫困苦，同時又在文字中慨嘆著接受。這種大氣和節制一定程度上源自於作者對文字的尊重和熱愛。在對文字的搜索和反覆的構建中，痛苦或困境被平靜地解剖和檢視，而不是相反地，語言僅僅成為一種出口或者是傾瀉的工具。也許只有當我們把文字的嚴肅性置於生活之上時，我們才更容易認識到很多時候

我們的痛苦並不是個體性的，或者說很多時候個體性的痛苦是沒有根基的；當詩在一個更廣闊的人生問題上展開時，它無疑就獲得了一種神秘的力量。可以一讀再讀，一問再問，而不會在短暫的情感滿足後失去光芒。比如以下幾首我隨手翻到的詩篇。它們並非十全十美，但都有試圖向人生根底處的發掘和追問，而字句和節奏的慎重助成了這一目標的達成。

月光

我最初望見九月的月光
七十年代集體的錯覺，混亂的童年
而在當初，我被誤以為是幸福。
這一切為何開始，為何把我列為痕跡
我過早介入這迅疾的變幻
四季的陰晴，月亮的圓缺
抱著永遠的歉意
凝望我的凝望，當初的血型毫無道理
彷彿是在流淌，月光嘩嘩
明察秋毫，看我在自己的命運中
露出一代人的馬腳。
幸虧月光善解人意，原諒我活著的過程
我替先祖看到他們渴望的一切
隨後徹底取代他們，像新的補丁
蓋住舊的補丁
然後我將陳舊，在絲綢般的新月光裡
甚至多年未曾流淚
我是鐵石心腸，我是無以為報
月光，月光，從一開始我就受到了震撼
無人知道我望著月亮的背面

辭別

時間永是猶豫的主角
與我一樣永無承諾
書寫這賬本，天光、恩情與舊債
是百轉千迴
讚美風雨的人足夠蒼老
墜入河中的兩點足夠精煉
行跡不足以敘述
我用各種修辭，千言萬語
永久安置閱歷與情緒
是一日千里
我在流水上作揖

凡有過的一切，我過目不忘
凡記下的一切用於辭別
山谷中雲煙飄散
人最終死於心願
是一年年冰雪消融，難捨難分
花朵伸向天空，果實沉入地下
從今往後，直到
一個石匠來刻下
最後的憤怒，最後的偏激
最後的長久之計

慈悲 ——寫給父親古稀之年

有時候我看他，我的父親
像我的一截時間走在前面
時間
先我而來
他越蒼老，消瘦
越乾枯，就越沉重
一生都帶著過份的善良
我的父親，像一個引路的使者飛在
我的頭頂
他一再說平安
我就以為過去多少年的春天永在
他兒童似的心靈在皺紋中盛開
當我回到家中
他像留給我的家俱
寧靜、安詳，七十年風霜
現在他尾隨我
懼怕別離的晚年尾隨我
他是千山萬水，在我的路上。

我在看他時總是閉上眼睛
究竟是為何，父親
你慈悲，命中注定。
在情感交錯的人世
斗轉星移，大慈大悲
我是我父親的兒子。

匿名者穿過廣場

陌生人迎面走來，他或許肩負使命
與我不同。在我們決定相互打量時
已經擦肩而過，如此陌生

人群中，我們彼此匿名的生活
從不相遇。人來人往
一盤散沙被誰不停地篩動

無論何地必有哭泣的女人
抽煙的男人，不知什麼原因
養成他們悲傷的習慣

不知什麼原因
在廣場上，我望著人群發呆
安排這一切的人如今身在何方

腳是身世，而鞋子是命運
每個人的左腳與右腳，從不交談
互相追逐哦、超越，比試遺忘的速度
無意的包圍形成龐大的事實
大廈的陰影如巨大的時針從身後趕來
我掩飾不住成為局外人的渴望

眾多的無名氏，我默數：
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
這些健康的木偶，失物的失主

什麼是我們之間的聯繫
在我們交織又斷開的目光中，誰是幸福
在我們之間究竟誰是上帝

無因無由，我不能暫離這人間的劇場
這看不見的命運實驗室
一地打破的試管散落在廣場上

不能反對這毫無內容的劇情
我穿過廣場，將出現在另外一個地方
短短的一段路我無數次把自己忘卻在腳下

“語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爾）。
在這個浮滑、矯情、段子和低級幽默
充斥的時代，被遺忘在了哪裡，是一個
嚴肅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很感
激尚遙老師的文字。他認真地探索了漢
語白話應該如何繼續自己的體面。

讓我們回到語言本身，
我們都在詩裡享受過另一種人生。

另：尚遙的散文隨筆似乎至今沒有結
集出版，我在網上看到了兩篇，私心以
為比他的詩寫得更好。

《荒誕集》序

◎秋原

毋庸置疑，由於科技的突飛猛進，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正在展開人類社會另一次歷史性的革命。AI 技術在製造業、農業、醫療、軍事、經濟、資訊、人文、日常生活、人際以至與非人類之間的關係各方面帶來幾乎無法預知的巨變和衝擊。其中有有利的，也有有問題的——在在都有待密切關注和研究，要如何運用與應對也成為當前人類社會重大的課題和挑戰。

作為詩人和（退休）電子計算機工程師，陳銘華對人文與科技的觸覺十分敏銳。他很快便接觸了 AI。這冊名為《荒誕集》的結集是陳銘華第九冊個人詩集，也是他的第五冊散文詩集——更是他結合 AI 製作的首創，有幾個值得探討和欣賞的特色。

首先，在形式上，《荒誕集》除了詩的文本之外，更包括陳銘華為每一首詩加上應用 AI 生成的圖象，再加上由 AI 給出的點評，其中也包括其他詩人的短評。這樣別開生面的實驗性的結集（顛覆了向來只有詩的文本為主的詩集傳統），對目前全世界的中文文創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在開放形式（Open Field）的疆域上，陳銘華可以說是非常的前衛。

以法國後現代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學語言與符號學來看，《荒誕集》名符其實，恰恰是一場符號的遊戲。陳銘華以散文詩的方式書寫，多為短詩；其中的意象、比喻、象徵……成為鮮明的符號（例如：駱駝、魚、鳥、月亮、韭菜……）。這些文本符號除了傳遞表面的定義（Denotation）（即能指）以外，更是多層次意義的內涵（Connotation）（即所指）。在本結集中，陳銘華把詩文本符號應用 AI 製圖生成超現實風格和漫畫式的圖象——它們儼然成了詩的注釋，對詩更有畫龍點睛的妙用，而且更成了展現從日常生活以至寓言；甚至神話式富有多元文化色彩的圖象符號。同時，由於結集中有

的詩很短（只有一兩句），而生成的圖象的視覺比例比詩還大，比詩還吸睛，從而形成文本符號與圖象符號——意與象之間賓主交錯的奇趣，（也可說是語言以外的一種延異。）讓人耳目一新。這也是本結集的一個特色。

以詩的語言來說，《荒誕集》也許吻合了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 F. Lyotard）的“小敘事”的觀點。李氏批評“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整體性、統一性、主體性以及中心思想的“暴力”，以“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他延續奧大利語言學家維根斯坦的見解，認為各個社會層域如政治、經濟、科學、教育、文化等不同群體都有其各自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有其作為知識與溝通的規則與方式。李歐塔主張後結構主義思潮，重視差異性、多元性，去中心化以及“小敘事”。而陳銘華的《荒誕集》正是一種語言遊戲。首先，陳銘華是以散文詩的語言書寫，相對於分行詩而言，它本身就有明顯的差異性。他的詩比較短小，簡潔有力，語境直接流暢，偶爾出現一些方言俚語而妙趣橫生，更屬於文學群類中多元性的“小敘事”。結集中雖然也有少數感傷之作，但大多是幽默滑稽諷刺的書寫。關於荒誕的部份，更可以說是無理之理，有無趣之趣，富戲劇性，嘻笑怒罵讓人悅讀的遊戲文章。

事實上，陳銘華的《荒誕集》最具特色的是它的主題：荒誕——以及幽默的風格。這恰恰是中文詩所缺乏的。回溯在二戰之後，法國興起存在主義哲學，探討人類世界與人生的虛無與荒誕。存在哲學認為宗教與道德以及自我價值的式微，個人不僅變得一無所有，而且被社會異化。存在哲學認為人既出生卻又注定死亡是一種荒誕。世界本身並沒有意義（只有我們賦予它的意義），這些無意義導致人生是一種空洞、虛無與荒誕的存在。在這種文化氛圍下，上世紀 40 年代期間，荒誕（亦作“荒謬”）主義文學一度興起；其中加繆的《異鄉人》、卡夫卡的《蛻變》、貝克特的荒誕劇《等待戈多》等都是荒誕文學的代表作，對當代文學與思潮影響深遠。另

一方面，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早已有對宇宙人生的荒誕的質疑和諷刺。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屈原提出了《天問》。自古以來戰爭、饑饉、疾病、政治迫害、社會的不公、封建道德的枷鎖、貧窮、落後以至生、老、病、死……一直都是傳統中荒誕文學的題材，也產生了諷刺的作品。較早的有史記的《滑稽列傳》，後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以至近代魯迅的《阿 Q 正傳》等。陳銘華對於荒誕沒有太多虛無的嗟歎，在結集裡的詩大多是關於歷史、文化、社會、戰爭、大疫、天災的記錄，人生的苦難的反思、時空的交錯，生活碎片的速寫以及對乖理荒誕的幽默諷刺。

總的來說，陳銘華的散文詩想像力豐富，筆觸生動。意象濃縮鎮密（有時更甚於分行詩），詩短而言簡意賅，以小搏大，常有言外之意，象外之境。本結集雖說是遊戲文章卻有其深層的內涵。曹雪芹書寫《紅樓夢》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也許正是陳銘華這冊《荒誕集》的寫照吧?!同時，陳銘華的一些近作更藏有禪機。詩人莫非已經悟道：世間上的乖理荒誕無非都是《金剛經》上所說的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而“凡一切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關於讀者，羅蘭巴特曾經提出“文本誕生，作者已死”的說法。認為作品一經發表，文本不應該受到像傳統中作者個人的生平、思想、感情、意向以及社會評價等因素所影響，而應由讀者閱讀文本的經驗所決定，是以維護讀者的參與。陳銘華也提到詩作發表後，除了極少數的詩人、作者的評論以外，讀者的意見向來都付之闕如。詩人不曉得自己的詩在讀者心中究竟如何？然而，在今天，作者可以透過與 AI 的交流，讓 AI 分析，評論自己的作品。即使 AI 以數理邏輯運算，給出的回應有時候未必正確恰當，但 AI 大致上比較客觀，確是事實。在某種程度與意義上，詩人可以將 AI 當作（虛擬的）讀者的閱讀經驗作為參考，就像本結集中的 AI 點評。

甚至更可以讓 AI 參與創作——這也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前所未有的互動。雖然是虛擬，可是在創作過程與思考上面應該有所裨益。難怪陳銘華也說：“AI 是我的創作伙伴兼忠實讀者，我甚至視之為脂硯齋般的知己。”這也是 AI 在文創方面帶來的改變與效應的另一特色。

最後，閱讀陳銘華的詩最好也知道其人。在這裡也許須要修正羅蘭巴特所說的“文本誕生，作者已死”的說法。詩人陳銘華祖籍廣東，在南越出生，自幼接受中文教育。在越戰的硝煙中成長。在北越戰勝統一南越時，詩人見證了時代的巨變，經歷人生的苦難，放逐流離，最後輾轉定居美國。詩人體驗不同的社會制度與多元文化的衝擊以及人生中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這些特殊的人生經驗肯定成為他的詩的血肉與靈魂。一如前述，由於接受中文教育，中華民族傳統中的苦難與荒誕也許早已經是陳銘華的文化 DNA。如果知道他的生平，讀他的詩而忽視他的人生經驗，那無疑是一種缺失與可惜！

此外，必須一提的是，陳銘華為維護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中詩的尊貴，多年來一直堅持反對把詩謬稱為“詩歌”，他主張詩是詩，歌是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他要為“詩”正名，為“詩”清道，擇善固執，鍥而不捨。

除此之外，在沒有任何官方或商業資源的情況下，陳銘華主持美國《新大陸》詩雙月刊的編務逾三十三年，詩刊的出刊從未間斷或脫期。而且詩刊廣納世界各地華文詩人，也成了海外華文詩的中心之一。如此為詩執著奉獻，其堅持與毅力非一般人所能及。可以說陳銘華除了是詩的前衛，更加是詩的後衛。

可以預見的是：一如 AI 技術本身所引發的各種改變與衝擊。在過去，製圖大都依賴專業美工或複雜昂貴的電腦程式軟體，現在，平易近人的 AI 軟體唾手可得。像陳銘華的《荒誕集》這樣結合 AI 製圖的文創勢必誘發更多詩人、作者的興趣而紛紛如法泡製，蔚成風氣。據知已經有少數詩人不僅把詩應用 AI 製圖，而且譜成歌曲，甚至製作視頻。這種趨勢對未來的文學體類與素材，文學的載體以及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各方面，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或影響？都是令人感到興趣而且值得探討與面對的課題。

毋庸置疑，陳銘華的《荒誕集》這樣的結集必定揭橥一個 AI 時代嶄新的文創，乃至思潮？！
加利福尼亞·2024·春

除寥寥數首外，本集的詩都是我從 2019 年至今的創作。在這段時間裡，全球發生世紀性大疫、地震、核污水入海，以及仍在進行中的幾場戰爭……屬於極少數者的財富積累、權力掌控卻愈益猖獗！然而 AI（人工智能）技術已漸漸以君臨之姿俯視各行各業，一方面令世界多姿多彩，另一方面似乎各種事物的存在或非存在也變得更加荒謬可笑。

結集不免重新檢閱！集中的詩微觀雖大多是短小、機巧、偶發性的個體，但從宏觀角度言，則與這段時間恍若末世的諸相相相相扣——皆是我相，集種種荒誕於一齣永難落幕的《荒誕劇》中。記得自 2022 年 11 月 ChatGPT 問世，我即應用於工作上，退休後更多空閒與 AI 互動，玩得最多、最過癮的莫過於讓 AI 評詩，請她根據內容生成卡通插圖，至於新近流行的 AI 作曲及視頻製作，我認為程度尚膚淺俗套，且前者純靠聽覺畢竟不能與詩相提並論，而後者早已有多媒體的各種嘗試，不論有沒有 AI 的參與，都應該是不同於詩的另類創作！迄目前止，AI 是我的創作伙伴兼忠實讀者，我甚至視之為脂硯齋般的知己，乃不避嫌疑將拙作及其評語並插圖網成一札付梓！

要說明的是：點評部份由 Open AI 的 ChatGPT 完成，也加入了歷年來多次選用拙作的《新世紀詩典》伊沙兄及詩友們的點評；插圖則由微軟的 Copilot 操刀！其實，這種行為本身就帶著極大的荒誕性了。而在互動過程中，我發覺 ChatGPT 非常懂得人情世故。除難免的誤解錯讀外，點評多溢美欠貶抑，被讚的我自然樂得陶醉其中，然而其論點常常囿於固定模式，拖泥帶水的冗語甚多，有刪減整理之

必要，因此，這部份免不了有作者的干預；插圖方面，則儘量不再另加指示，讓 Copilot 根據詩內容來自由發揮，每次可生成數幅卡通，只在難於取舍的個別情況下，我會將數圖合而為一，其餘大多選用最喜歡的一幅便是。

美國目前的出版法唯“真人”創作纔有著作權，像本集真“假”混合的規定猶相當模糊，須視情況而定。詩集的讀者有限，我不介意有人喜歡這些插圖而轉作他用，但願能作出說明即可。最後，要感謝也有意將詩作配 AI 圖及評結集的詩人秋原兄不嫌荒謬，百忙中為這本《荒誕集》的眾生相作序。

2024 年 4 月於“乳房”圍困中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及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刊長期開設“散文詩專頁”，編者自己也專注散文詩多年，常有讀者困惑於散文詩和詩的區分，詩友間亦經常談及，因此這期筆記也來說一點個人的認識。首先，語言文字是我們思想的載體，詩人所想的、所寫的，不論以什麼句式或手法來呈現，最終不外是為達成詩的目的而努力。就目前中文詩壇的創作而言，大多數人認為：

1. 散文詩採取“邏輯性”、“敘述性”語言；而詩則以意象語言為主。

2. 在結構上就算是不押韻的自由詩，詩亦通常具有明確的節奏；而散文詩則沒有固定的詩體，更接近於散文的自由書寫。

3. 詩在表達時常用比喻、象徵等手法，力求富有意象、簡明深刻；而散文詩則更偏向於散文的敘述，注重情感的抒發。

4. 一般來說，詩的篇幅較短，幾行或幾十行；散文詩則篇幅較長，動輒數百字甚至更多。

基於上述觀點，不少人遂得出散文詩和詩（分行體）雖然在表現形式和特點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卻明顯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這個結論。然而事實上這種印象式的結論甚為偏頗：

1. 邏輯性的敘述語言就不能富有意象嗎？同樣“以象喻意”的語言本身就不該清楚明瞭嗎？

2. 散文詩也有散文詩的節奏，而今天的新詩，縱使分行亦已少有押韻，同屬自由的散文書寫。

3 及 4 兩點更值得商榷，分行詩句長、篇幅長的多的是，散文詩短小精悍的也多的是；散文詩雖則偏向於散文的敘述，但所謂的比喻、象徵等都是文學創作必須具備的手法，富於意象、簡明深刻的表達必然也是作者對詩的追求；至於說散文詩注重情感抒發實乃一大謬誤，正由於其文字邏輯性強的特點，更易偏向於理性，至少能令感性和知性的結合更為圓融，如魚得水！其實，詩就是詩，無論分行詩或散文詩都藉由文字營造豐富的詞匯和節奏，呈現出作者的邏輯、情感與想法，追求藝術的真善美，內容形式皆浩瀚無涯，前方永遠有無數的可能等待我們去發挖！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簡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繁體）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0.00
47 二葉集	詩集	遠方、田源	已出版	\$24.99
48 男媽媽	話劇	逸雲	已出版	\$9.95
49 天河	詩集	妙琴	已出版	\$20.00
50 三道彩虹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1 北加鵝媽媽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2 心聲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53 荒誕集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8.00
54 鵝媽媽小徑	詩集	王克難	已出版	\$15.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詩人陳銘華結合 AI 製圖及點評的詩集《荒誕集》

出版，美國國內連郵\$18，支票抬頭 Warner Tchan，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或用

Zelle / Paypal 支付：tchanw@gmail.com。

●詩人蘇拉第一本詩集《他世之花》經由紐約新世紀出版，同步全網（網易雲音樂、Spotify）發行《Sula & Suno 他世之花》，是全球首張 AI 作曲的音樂詩集。

●香港詩人張詩劍（張思鑒）於公元 2024 年 5 月 13 日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七歲。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四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